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 D C_____

编号 10486_____

武汉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跨性别者及其共同体的认同实践
与传播符号解读

研究生姓名：张驰

学号：2017201030016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肖珺 副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传播学

研究方向：网络传播

二〇二〇年五月

The Study of Practice on Identity within
Transgender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Yao Niang”

By

May 2020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对象.....	3
1.3 研究意义.....	5
1.4 研究问题.....	6
1.5 研究方法.....	7
1.6 创新点与难点.....	11
1.7 研究框架.....	11
2 文献综述.....	13
2.1 性别认同与“跨性别共同体”.....	13
2.2 共同体认同与符号:开放、互动与连续.....	20
2.3 文献总结.....	23
3 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	25
3.1 性别认同的启蒙.....	25
3.2 性别认同的发展.....	27
3.3 性别认同中的家庭.....	28
3.4 性别特征对立的符码化.....	29
4 跨性别共同体的认同与实践.....	32
4.1 初期共同体的衰落.....	32
4.2 重建共同体的规则.....	33
4.3 共建共同体的互动.....	36
5 个体与共同体认同.....	39
5.1 共同体内的个体差异.....	39
5.2 归属:个体与共同体连接.....	40
5.3 自我:个体与共同体断裂.....	41
6 结论.....	43
6.1 性别认同是动态的实践过程.....	43
6.2 跨性别共同体是认同的把关环节.....	44
6.3 传播符号解构的“跨性别”:固化性别框架.....	45
6.4 研究不足和展望.....	46
参考文献.....	47

摘 要

媒介变革的网络社会新形态, 重构着群体/共同体, 同时也为个体认同带来新挑战。“性别认同”概念本身确定缺席的是“跨性别”, 其始终围绕着“跨性别”的状态建构意义, 然而目前“跨性别”一方面需要承受传统性别框架的压力, 易被人们误解、歧视, 影响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 另一方面整体上仍缺少学界和大众的关注, 缺席主流和公共话语。

本文以跨性别女性“药娘”为研究对象, 主要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 从传播符号学角度关注, 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过程、跨性别共同体的形成及其认同传播实践, 以及二者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

研究发现, 首先, 跨性别者个体的性别认同是长期的动态过程, 有可能经历挣扎、反思和否定, 并且性别认同时刻处在各类关系中, 需要采取相应的话语和策略应对; 其次, 跨性别共同体是个体性别认同的把关环节, 其不仅对成员准入有严苛的隐性条件, 而且还便于个体确认性别认同一致性程度, 以审思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 最后, 整体从传播符号视角解构“跨性别”, 现下其语境仍然囿于甚至巩固“性别”二元对立框架。“跨性别”的意义, 应是“超越性别”的; 个体/共同体的认同实践, 旨在探索自我精神与身体的协同, 以达到一种趋于稳定的状态。

关键词: 跨性别; 性别认同; 共同体认同; 网络媒介; 符号

ABSTRACT

The network society by which the media has been transforming is always re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and i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individual identity. The concept of "Gender Identity" itself confirms that "Transgender" is absent, and it always constructs meanings by doing so. However, on the one hand, transgenders need to be faced with the pressure of the conventional gender framework, and they can be easily misunderstood and discriminated, which affects their daily lif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ransgender" still lacks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bsent from the mainstream and public discourse.

This article takes transgender women Yao Niang for instance, and adopts the method of network ethn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identity, 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practice of transgender community,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above.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the identity of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is a long-term dynamic process, which may experience struggle, reflection and denial. Also, it is always involved in various relationships, which promotes individuals to take different discursive strategies to respond. Secondly, transgender community is the gatekeeper of individuals. It not only has strict recessive conditions for individual's access, but also facilitates individuals to confirm the phase of identity consistency,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mself/herself and the community. Eventually, by deconstructing "Transge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at present, it still is within or even consolidates the dual framework of "Gender". "Transgender" should beyond "Gender", and the practice of identity should aim to explore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 in order to achieve a state of stability.

Key words: transgender; gender identity; community identity; network;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认同的挑战

认同 (identity) 是意义的来源, 赋予特定的社会文化经验或相关文化特质以意义 (meaning), 关涉社会行动者自我建构和个别化过程。社会行动者内化知识、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材料, 并“将他们 (这些材料) 的意义环绕着内化过程建构” (Castells, 1997)。

认同本质指向“一致性”或“同一性” (sameness), 社会行动者或因“同一的意义”共同聚合, 产生群体性认同; 集合的社会行动者圈定场域, 进行连续性的围绕场域的实践, 不断协商、演进“同一的意义”, 便建构共同体认同。在此意义上, 甚至无需“症候式解读” (Althusser, 1969), “拒绝 (与他者) 一致”是认同的确定缺席, 认同本就因差异/差别而建构: 一方面社会由多主体组成, 其所能获得材料的途径、时间、程度等不尽相同, 内化与否及其过程推进的阶段不一;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维度是多层次的, 每一层次的存在形态更为复杂, 因此认同所及的维度也应是多元的。

认同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种族、宗教、民族、国家、性别等领域 (Anderson, 1983; Hooson, 1994), 因为任一论域内意义的同一与否, 关涉的是某一整套的社会的稳定, 关涉的是群体/共同体的压迫、冲突、边缘化、污名化等。而这些问题尚待深入, 原因在于媒介变革的网络社会新形态, 时刻重构着群体/共同体, 同时也为认同带来新的挑战。数字新媒介的发展对于群体/共同体的形成和演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和信息化改变了其对现实地域的依赖和归属感 (肖珺, 2016), 信息得以在无时间之时间中, 跨越地理界线 (在流动的空间中) 传播, 共同的兴趣、理念、目标以及相互的信任构成了认同的群体意识 (Lysloff, 2003)。然而, 虽然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虚拟公共空间、即时性沟通与信息传递, 为群体/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却也使个体的自我意识生发萌动, 角色、身份及其需求趋于多元化, 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显见, 群体/共同体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价值祛魅逐渐凸显, 由“单一中心”向“分散多中心”的结构转化 (胡百精等, 2016)。深度媒介化的当下, 面对身份认同的多维选择, 不禁时刻追问, “我们”是谁? “我”又是谁?

1.1.2 “跨性别”认同

性别，区别于其他领域（种族、宗教等）的特点，在于易被“先天确认”^①，而又需将确认的“自然”社会化，在复杂交织的社会关系中持续表现。吸收了女性主义思想的社会建构主义，将性别类化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性别被解构为身心二元，意味着个体本质存在寻求“一致性”认同/身份的内驱力，继而组织与他者的社会关系，并通过大量社会事件来建构/巩固其意义（Harding, 1986）。当心理性别建构的意义与生理性别冲突、不一致，即个体无法接受生理性别时，“跨性别”便成为一种锚定认同的方式，因此“性别认同”概念本身确定缺席的是“跨性别”语境，其围绕“跨性别”的状态（是否以及程度如何）充盈内含。

更加颠覆的观点是，“性别”概念本身就是被建构的，性别认同是被话语表达所“操演”的（Butler, 1999），生理和心理上的二分，其实仍囿于“男-女”的二元对立框架，甚至描述个体气质方面，有且仅有“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归纳表达方式。事实上这已然成为一种规训，因此在提到“跨性别”之时，似乎就只能代表“男”跨向“女”，或“女”跨向“男”，别无他选。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作为性少数群体^②的所谓的“跨性别”（在这里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在协调‘性别的’意义上有阻碍”），本质就是在重构着性别认同的过程，跨性别者无法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是否真的只有单一的“跨向”选择？网络社会所激活的认同的多元化——个体身份的多样、群体/共同体的多叠，是否让他们意识到“性别”不仅仅是“性别”而已？如果是，这背后的意义指向又足以证明什么？

近年来，“跨性别”在国内媒介议题中逐渐显性，例如凤凰网《跨性别者的生存自白：身体器官不能决定我的性别》（倪蒹葭，2018），搜狐网《“药娘”引热议，这到底是个什么群体？》（喵一喵，2018），虎嗅网《性别不是连续谱，然而我们还是要打倒它》（Rebecca Reilly-Cooper, 2019）等等。除了受到第三方媒体的关注，“跨性别”内部积极搭建交流互动场域。在广州成立的“跨性别中心”，由跨性别人群自发建立，同时开展“跨性别热线”服务，致力于跨性别权益和跨性别反暴力、反歧视，此外还利用网络及其社交媒体如百度贴吧、知乎、豆瓣、微博、QQ群组、自建网站^③等，普及知识并交流经验。自发形成的群体及其核心价值观，通过此类传播活动形塑，凸显了“类共同体”属性。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给予内部成员一定归属感，在个体的性

① 这里承认“性别”的先天性，暂且不走入后现代的视角。

② 性少数群体 LGBTQIA+：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Queer：酷儿；Intersex：间性人；Asexual：无性恋。

③ Translives: <https://www.translives.net/>；跨性别在线: <https://www.transonline.org.cn/>。

别认同过程中提供支持与陪伴，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集体效应扩大群体的影响力，重塑群体形象，使社会主流有了解、认知的基础途径。

然而，相较于目前已然有机会融入日常话语体系的同性恋群体，“跨性别”一方面需要承受传统性别框架（男-女）的压力，容易被人们误解、歧视，影响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这也是“逃避现实”而依赖网络的直接原因），产生认同上的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另一方面整体上仍缺少学界和大众的关注，在主流和公共话语中缺席，既有研究仅在医学、法律、文学等学科领域讨论（Conron et al., 2012；池英姿，2016；李晗，2019；Edenfield et al., 2019），更少有从传播学视角深入研究其主体性的意义建构及传递。认同的传播实践，其实是意义协商、交流和互动的过程，符号作为意义的载体，能够直观反映出意义的建构，包括其在群体内部承载的目标、价值观标准等，并且符号能够在传播实践与价值观的相互作用中锚定表征。

由此，本研究从传播符号学角度依循这一路径：数字新媒介的发展，变革传播中符号承载意义的方式，这些符号活动参与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过程，同时也直接建构跨性别群体/共同体，进而赋权使其能够在与主流文化的博弈中表达话语。

1.2 研究对象

1.2.1 跨性别者

“跨性别者（Transgender）”一词，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学者维吉妮亚·普林斯（Virginia Charles Prince）提出，用以与“变性者/易性者（Transsexual）”区分，是指自我心理性别或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所属生理性别不一致的人，其性别个体的气质表现、认同等，不符合社会固有的性别期待，偏离主流性别文化默认的角色定位（孙双，2015；李晗等，2019）。跨性别群体（Transgenders），是作为个体的跨性别者，通过一定社会关系联结、活动的共同体，是跨性别者的集合。

关于跨性别者的数量、规模，目前尚无确切统计数据。既有研究发现（Conron et al., 2012），18-64 岁的成年人中有 0.46% 是跨性别者；香港大学研究性与性别的萨姆·温特教授（Winter, 2012），曾依据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跨性别女性社群的比例，横向对比美国相关数据，推测跨性别者数量占比约为 0.3%^①（1:300），由此推算，中国的跨性别者人数约为 4200 万。不过早有研究指出（吴春燕，2007；李晗，2019），关于跨性别群体规模的数据资料，目前所掌握的也仅限于，在合法的医疗场

① “0.3%”或有两个限制性前提：一是基于 2010 年联合国提供的世界总人口数据；二是与亚太地区情况密切相关。

所切实发生变更性别医疗行为的记录范围内，其中包括部分之后合法更改性别的人，因此跨性别者的实际人口数量可能更多。

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曾经在国内被认定为“易性症”患者，甚至在媒介环境中被戏谑性批判、凝视。据《国际疾病分类》^①第十版 (ICD-10) 所述，“性别认同障碍”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属于疾病的范畴 (杨皓, 2017)，是一种性别认同或性别角色错位，自信自我是与外生殖器所已然表示的相反的性别，对生理性别有逆反、厌恶情绪，并持续存在改变性别强烈愿望的性心理障碍 (刘振中, 2011)。跨性别群体的媒介生存，更多地被奇观化、污名化，甚至商业消费主义化 (陈宁等, 2018)，其本身所带来的对于性别顺从的冲击和反叛性，仍在媒介议题中被消费逻辑消解。

然而，在最新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 (ICD-11, 2018) 中，“跨性别”的相关论述纠正为“Gender Incongruence”，分属在“与性健康有关的状态” (Conditions related to sexual health) 类目下，我国卫生健康委在中文对照中，也将其改译为“性别不一致”。由此，“跨性别”正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下，不再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这种“去病化”意味着其虽然不属于社会主流形态，但这并不是由个体本身认知、功能失调所导致的，而是基因、社会、家庭等客观可能性因素，使其性别认同与生理特征出现不一致的状态。

1.2.2 药娘

跨性别者主要分为“跨性别女性” (male-to-female, MtF) 和“跨性别男性” (female-to-male, FtM)，其中前者是指生理性别为男性，心理性别认同偏向女性的人。与男性同性恋、男男性行为者不同 (Reisner et al., 2014)， “跨性别女性”的性取向或许为异性恋，也可能为同性恋或其他 (吕翠霞等, 2018)，因此性别认同与性取向之间是流动组合式的关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性。

跨性别群体持续存在改变本人性别特征，以达到转换生理性别的强烈欲望，直到获得期望性别，否则会因性别认同的焦虑而极度痛苦 (杨皓, 2017)。虽然我国早在 2009 年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中，就已经将变性手术合法合规化，然而研究调查发现 (李晗等, 2019)，已经实施变性手术的人约占 8.9%，91.1% 的跨性别者并未进行变性手术，原因主要集中在经济条件限制、自身未达到变性手术要求和父母配偶反对这三方面。

由于变性手术费用较高、风险较大，且在社会文化上很难得到周围人群的接受和

^① 《国际疾病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是确定全球卫生趋势和统计数据的基础，其中含有约 5.5 万个与损伤、疾病以及死因有关的独特代码，使卫生专业人员能够通过一种通用语言来交换世界各地的卫生信息。这一分类标准在我国广泛应用。

支持，绝大多数“跨性别女性”，只能依靠长期服用相关药物，促使身体发生激素水平变化，向生理女性的性别特征转化，并希望维持这类特征，**这类群体便称为“药娘”**。

通过借助抗雄激素和雌激素、孕激素等药物或荷尔蒙治疗方法，“药娘”可以改变自己身体内分泌及性特征，比较常见的用药有：补佳乐（雌性激素）、螺内酯（抗雄性激素）以及色谱龙（抗雄性激素）等。长期服用此类药物会产生多种副作用，例如高钾血症，表现为心律失常；胃肠道反应，表现为恶心、呕吐、胃痉挛和腹泻；还会发生行走不协调、头痛等症状，而这些副作用发生的强烈程度会因人、因时（服用阶段）而异。

本研究将“药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1) 自为渐显性的群体/共同体**。调查发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2017），相比仍处于较为个体化零散状态的“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群体寻求激素治疗的需求更高，更希望尽快改变现状，而囿于变性手术条件限制，“药娘”成为“跨性别女性”甚至“跨性别群体”的典型人群，渐渐被媒体和大众视为“一类群体”关注，作为一个可以被指向的整体而愈加显性；**(2) 必然通过网络媒介**。“药娘”人数较少，很难能够通过血缘/地缘性的方式集聚交流，她们往往在性别认同初期需要借助媒介，例如创建论坛、群组等，自主探索内部互动模式，甚至可由线上沟通转为线下活动，进一步促进成员间的关系。此外，以上原因也决定了，他者更多地也只能在网络空间内，增进对这一群体的了解；**(3) 意义的符号和话语**。“药娘”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数字原始部落”，需要通过协商、话语形成媒介化的群体/共同体规则。研究期间发现，多个处于公共状态（曾可被搜索到）的相关科普词条、话题、论坛等，接连被第三方删除或关闭，而群体/共同体也会采取相应应对措施，甚至调整话语策略，以便继续“在场”。

1.3 研究意义

在文化研究中，性别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力，家庭作为社会的缩影，在拥有发生身份角色转换可能性的那一刻，被长期压制的一方必然要开始寻求权力的突破。女权主义以及女性运动，阶段性解构并重构了女性的认同，跨性别人群正是借由这股力量，模糊了根植于社会体制与社会实践中的父权制的性别顺从，以一个新的视角冲击“男-女”二元的性别建制。

从社会文化意义上来说，跨性别者属于性少数、亚文化群体，其数量不多但却一直背负着主流的社会性别规范的枷锁——人们习惯性接受的二元性别制度并很少对其进行反思。对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研究，意图消解性别之“别”，加速性别解放的脚步，使性别不再成为人之为人发展成长的束缚，摆脱性别认知上的困扰而自由生存。

从学术研究上来看，跨性别人群很少受到传播学偏向的关注，一些问题并未能得到解答：其是否构成一种共同体？如何成为共同体？尤其是在媒介/非媒介（技术）的语境中，意义如何在共同空间内得到相对稳定的流动与协商，这种意义的交换对于个体的性别认同、共同体的性别形象又有着怎样的作用？

1.4 研究问题

由上文论述可知，在充分尊重主体间性的前提下，研究“跨性别”的认同，需要将其置于过程中分析，通过洞悉动态的、意义的符号活动，探究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过程，讨论跨性别共同体的合理性及作为共同体的认同传播实践等。基于此，本文以“药娘”为例，聚焦以下研究问题：

1.4.1 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过程是怎样的？

作为个体的跨性别者，其性别认同是历时性的，而且囿于传统性别文化的禁锢，个体认同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多种情绪，难以一蹴而就。共同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增进对跨性别共同体的认知，首先需要了解其中的个体及其性别认同过程，中间一般会经历哪些阶段？每个阶段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情绪？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或策略来面对、处理这些情绪等等。

1.4.2 符号活动如何作用于跨性别共同体的形成及其认同传播实践？

利用特定的研究方法说明“跨性别共同体”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共同体的形成。共同体在形成及演进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延承性的认同传播实践，不断界定共同体的边界。从传播符号的角度研究这些传播实践，把握符号意义的连续性，有利于在意义流动中了解共同体规则，见证成员与共同体的互动过程，进一步认知关于共同体的“事实”。

1.4.3 符号如何参与个体性别认同与共同体认同之间的关系？

个体是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共同体是每个成员的情感归属。在个体性别认同过程中，共同体是否能够给予其集体身份的认同感和依赖感，而这种内部的认同程度是否也会影响共同体的建构、组织，这些问题都内含在个体与共同体的认同关系中。而符号又是否在这两者之间起到意义协商作用，如果是，那又是以何种形式参与到其中

的?

1.5 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主要采用**网络民族志 (Netnography)** 研究方法。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在查阅文献时，与之相类似的学术概念还有“虚拟民族志 (virtual ethnography)”、“赛博民族志 (cyber ethnography)”、“在线民族志 (online ethnography)”等，但“网络”一词在广义中更能突出网格化的节点关系，既能代表不同个体之间的连接，也内涵着不同的媒介形式，这符合本研究需要综合不同田野的考虑，同时更适合“互联网”这一媒介语境。

学者罗伯特·库兹奈特 (Kozinets, 1997) 首先提出“网络民族志”，这一方法通过计算机中介的传播作为资料来源，获取民族志对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与描述，是一种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研究。由此可见，网络民族志是“线上”的研究，将线上社区作为田野地点，社群作为田野对象，结合民族志的方法（核心包括参与式观察、访谈、资料搜集等），在线上显示出重要社会互动的社区及其文化。

从学科及民族志的发展来看（黎芸，2019），民族志的方法已经被应用到传播学领域，郭建斌教授（2003）曾提出适用该方法的三个核心：融入日常、全面考察、深描解释，揭示研究人员需要参与、浸入目的文化社区，通过尽量完整的文本洞悉相关传播问题；其次，网络民族志作为一种偏向质性研究的方法，最早是由人类学者传承民族志方法脉络，试图探究网络上各类社会文化现象。而由于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出现给人们沟通交流方式带来根本性变革，网络环境中的社群及其个体、个体与社群关系等，同样也是传播学者在网络传播领域的研究关切，因此传播学需要借鉴适用于线上社区的研究方法。最后，国内多个研究（高崇等，2015；祝颖等，2015；谢欢，2017；李明等，2018；白阳南，2018）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研究部分亚文化社区和特定边缘群体，在适用性上证明了这一方法能够反映某一社群及其文化特征，对于本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药娘”为例的跨性别共同体，在性别文化中较为边缘化，由于可能会遭受的歧视和压力，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展现“真正的自己”，或结交与自身情况类似的实在社会关系，因此他们会在匿名性高的互联网中寻找共同体归属，借助媒介创建线上的共同体社区，再从线上走向线下。由此，网络民族志能够为本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思维路径和操作指南。

1.5.1 确定研究田野

“药娘”一词首次进入研究视野，是在 2018 年 4 月中旬“知乎 App”推送流中，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增进了解，在充分查阅“药娘”的相关文献、明确研究方向并粗略罗列研究问题后，笔者开始寻找“药娘”的线上田野。

阶段一：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

首先注意到四个较为集中、公开的社区：百度贴吧“药娘吧”/“第三类天使吧”、豆瓣小组“药娘”、知乎话题“药娘”、微博#药娘#超话。通过一定时期的观察，结合研究问题所需考虑的相关性、积极性、互动性、重要性、数据丰富性 (Kozinets, 1997) 等因素，共确定两个线上田野：

其一是知乎社区中“药娘”专属话题，彼时共有 15185^①名关注者，相关问题数 2273 个，较为热门的提问是“身为药娘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作为药娘的男朋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何吃糖？”等。但在 6 月 1 日前后，笔者尝试在线观察时，发现话题已经全部被删除。在关键字栏中搜索“药娘”，知乎平台显示 0 条相关，无论搜索分类是“综合”、“用户”还是“话题”等，都显示“暂无搜索结果”。

其二是百度贴吧“药娘吧”，关注者共 75398 人，相关帖共 1511428 贴，同样在 2019 年 3 月 24 日之后无法再次进入，显示“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吧暂不开放”；“第三类天使吧”，关注者共 2715 人，相关帖共 52791 贴，几乎也是在同一时期被关闭。

阶段二：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

田野被关闭后，笔者通过之前所记录下的发言情况，筛选出发言较为频繁、全面的意见领袖成员，利用百度贴吧中的高级搜索方式，查找到其所在的其他“药娘”田野——“天使的花园吧”，关注者共 3753 人，相关贴共 83288 贴。同时为了扩充田野范围，开始观察哔哩哔哩 bilibili 弹幕视频网的“药娘”相关自制视频及评论互动情况。

阶段三：2019 年 12 月之后

在田野进入后期阶段，12 月 9 日发现“天使的花园吧”也被强制关闭，通过查找该群体小号吧“么娘吧”相关贴，定位到较新的田野“变身小可爱吧”，截止写作前，该吧关注者共 2601 人，相关贴共 20682 贴。

① 社区中“关注者”、“相关贴”数量，若无特别说明，皆为首次进入田野时记录的数据。



图 1-1 田野转阵的三个阶段

1.5.2 参与式观察

参与观察，是一种定性的实地研究方法，需要浸入研究田野中观察、参与，研究者在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平衡反思的、自传的和主观模式的文化参与者，和客观精确的科学观察者的角色，既不能作为完全参与者，也不能是完全观察者 (Babbie, 1975)。

本研究主要经历三个田野转阵阶段（参考图 1-1），经过前期观察和访谈评估，发现“药娘”有着较高的“群体性的身份认同”，即如果个体没有跨性别的倾向和表现，是无法进入到比较私密的群组中（例如 QQ 群“药娘本部”等），甚至在百度贴吧部分田野中作为“观光团”（吧内的旁观者）也是不被欢迎的。因此笔者尊重该群体规范，确定田野为较公开可寻的线上社区，并仅向其中部分意见领袖，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研究意图，处于一个偏向观察的角色，在真实反映田野现状的同时，也尝试理解研究对象所理解的世界。

整体实地研究过程中，通过资料搜集和相关深度访谈，笔者尝试透过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接受“真正”成员所共同分享的一切：信念、态度以及其他观点，用“自己人”的理解定位，同时也会时刻注意反身性问题，为了取得更大的客观性而与该群体的观点、信念等维持一定距离。

1.5.3 访谈与资料

田野资料搜集和整理，主要以计算机储存为主，使用文字处理、表格相关软件记录，纸质笔记辅助，分为以下三种类型：档案资料、访谈资料以及笔记资料。

(1) 档案资料：主要为笔者直接从田野中获取的资料，并没有经过本人制造或参与，一般过程为：依据研究方向参考资料的重要程度简单过滤——复制、粘贴、截图等直接存档——整理。

(2) 访谈资料：通过设定问题以及适当引导对话，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为“药娘”群体中较为突出的个体（包括意见领袖），形式以 QQ 文字通讯方式为主。

(3) 笔记资料：主要为笔者对田野中出现的个体、现象、事件等相关有意义互

动的记录，包括对于视频资料的转录（视频资料会有语气、表情、声音等多模态因素影响）；此外也会有研究中自我抽离反省的观点，这部分资料不与其他人共享。

对于以上三类资料的分析，为符合传播符号学视角和研究问题，主要采用一种“传播目的反馈给符号过程，符号意义过程协调于传播目的（赵毅衡，2017）”的实用主义框架，重点观察的是田野内文化性质的沟通交流等互动行为（符号活动）。首先将所有资料尽量用文字的方式呈现，对于重要的音视频资料通过转录的方法转换成文字；其次，经过简单处理后的资料成为“意义文本”，主要通过**归纳和建构主题性或评估性符码^①**的方式，对文本进行编码，同时在需要深入资料的社会历史背景时，提供必要的**诠释学解释**；最后，除笔者外会邀请另外两位编码员同时编码，保持编码间的一致性，最大可能上保证其信度和效度。示例如下：

表 1-1 各类型资料示例

资料类型	编码规则	文本呈现示例
档案资料	回帖式 a: XXX b: XXX 【非文字，补充说明】 (出处，日期)	楼主 z: 贵吧真厉害…… 回应 d: 那也比 100kg 的 hiv 肥宅要好吧【滑稽的表情】…… (变身小可爱吧，2020 年 2 月 6 日)
	引用式 “XXX” (发言人，出处)	“如果能变好看些就好了” (w, 变身小可爱吧)
访谈资料	问答式 问: XXX? 答: XXX。 【非文字，补充说明】 (受访者，日期)	问: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 (跨) 性别意识的? 答: 发现是初三。有现象的话，从小时候就有。 (A, 2018 年 6 月 9 日)
	引用式 “XXX” (受访者，日期)	“我初中开始……” (B, 2018 年 6 月 12 日)
笔记资料	引用式 “XXX” (笔者/发言者，出处，日期)	“他们在贴吧里也有着各自的‘小号’，但可能……” (笔者，日志，2019 年 3 月)
		“实际上从小时候开始就……” (01, B 站，2019

① 此处的“符码”等同于质性文本分析中“类目”的概念，由于本研究是从符号学角度分析，用“符码”一词更能体现编码的一致性。

料			年3月13日)
---	--	--	---------

1.6 创新点与难点

创新点:

一方面,本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关注“跨性别”尤其是“药娘”这一性少数群体,提出“跨性别共同体”的学术关怀,系统梳理“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过程,及其与作为共同体的群体性认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将传播符号学视角与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结合,关注群体/共同体中有“目的”和“意义”的传播,从整体论出发注重传播过程,同时关照媒介与非媒介因素。

难点:

田野资料的整理:首先,在参与观察过程中,曾出现田野被强制关闭而消失的情况,部分原始资料没有及时保存,只能根据当时的备忘笔记尽可能还原,田野资料和文本获取有断层;其次,网络上的开放性虽然能够提供丰富资料和各类线索,但同时也意味着资料的复杂性和分析的难度,此外在访谈前与受访者公开研究者的身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反应性”难题,即研究对象在被访问时,对于某些问题答案有主观修正的倾向,潜在地影响客观性呈现的效度与信度。

客观真实的困境:网络民族志在“真实性”方面一直受到质疑,网络的匿名性本身就无法保证完全的真实性,而且研究者本身需要在田野内外平衡,既需要将自己浸入到该群体所处的环境中,真实观察体会社区文化氛围,又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抽离意识,尽量避免主观个人化的论断,如此循环互动。

此外,囿于笔者不是跨性别者,无法进入某些偏私密的线上田野,可能会缺失部分群体性议题,但在可公开范围内的空间,遵守基本研究伦理,尽可能地全面记录、深度访谈,时常运用第一视角理解共同体的信念观点,同时也尽力保持客观冷静地深描,进行真实性尝试。

1.7 研究框架

本文共分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交代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文献综述，主要对性别认同和共同体进行文献回顾，提出“跨性别共同体”的概念，并尝试从符号的角度，梳理和讨论如何关注个体/共同体认同的传播实践。

第三章为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主要研究个体性别认同的阶段、相关因素及策略，厘清其性别意识的形成过程。

第四章为跨性别共同体的认同，主要以“药娘”为例，尝试以传播符号的角度，探讨跨性别共同体作为整体的认同传播实践，包括共同体规范的确定以及内部互动意义的建构。

第五章为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探寻，主要探讨了共同体内部个体的差异，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强连接、弱连接或断裂状态的形成。

第六章为结论，从符号的角度总结跨性别者和跨性别共同体认同的实践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反思研究不足，提出日后研究展望。

2 文献综述

基于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关注性别认同、“跨性别共同体”以及个体/共同体认同实践与符号的关系。首先从社会文化角度解构“性别”，梳理个体（跨）性别认同的阶段及相关因素、维度和策略；其次，从个体性别认同的研究中，思考基于网络形成的“跨性别共同体”合理性；最后，探讨传播符号对于把握共同体认同实践过程的作用，以期作为一种方法论，进一步研究“跨性别共同体”的认同传播实践等。

2.1 性别认同与“跨性别共同体”

相较于偏向实现“社会功能”的“角色”（role-sets），认同是更加强烈的意义来源，虽然在一些语境当中也等同于“身份”，但前者是向性的、强调过程中的卷入，后者更意味着特定意义建构完整的结论。性别是个体最早的“身份”，从出生那一刻的“是男孩/女孩”，就被指向性地“确定”成为男性或女性，沿着本质主义的角度继续推进，男性应该符合“男性气质”，女性就应该符合“女性气质”，生理性别和性欲都是“先天的存在”。而后职业女性的出现冲击着传统的两性关系，性别不再由性别气质所固定，女性主义模糊了根植于社会体制与社会实践中的父权制的男女二分法，社会建构主义由此发展，将其“身心”二元化，但这仍未达到“性别”所及的解构深度。

当性别需要被“认同”，意即对自身的“关于性的身份”感到怀疑，仍置于性别框架中的“跨性别”的认同方式便时刻在场。认同的过程需要不断内化相关知识、事件等材料（material），并围绕着这些材料持续性建构意义，而“跨性别”的认同无法在既定的（现实）社会文化氛围中达成，网络社会的新形式便提供了一个反公共场域（counter-public），使每个网络节点上的“跨性别”的个体联结起来，逐渐形成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虚拟（线上）社区，成员互动、信息共享传递着意义也在建构着“跨性别共同体”。

2.1.1 性别与操演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将人的性别划分为（自然的）生物性别和（文化的）社会性别两种（Storey, 2009），并提到后者是文化建构的结果，非“自然”之物。进而，性别建构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某一文化之内。在不

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的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例如，亚洲文化要求女性顺从与被动，其内在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框定（李银河，2009）。女性主义不仅强调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还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李银河，2009；陶德佳，2010）。因此，每个人的认同过程都是生理基因和生存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的差异并非单纯来自于相异的基因，而是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体生而为何种性别类属，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获得性别认同的，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李银河，2005）。它是由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和符号的创造物，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

然而，朱迪斯·巴特勒（Butler, 1999）却突破了上述的局限，她认为上述观点中“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二分法仍囿于一个基础，就是只存在“男性”和“女性”这两种性别，社会性别囿于生理性别的限制也只能分为两性对立。因此她得出结论，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都隶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即“性别”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被建构的，“这个领域本身就是社会性的，从头到尾浸染着政治意味，并始终被非自然的因素自然化”（Storey, 2009）。而之所以会将所谓的“生理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种，只是为了满足异性恋意识形态的经济需求，将异性恋机制合法化并保持其稳固。事实上，无论“男性”或“女性”，并非是天生的“男性”或“女性”，他们都是后天变成这样或那样的，进一步来说，人人对此都有选择权。此外，她进一步发展论述，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即无论“女性气质”还是“男性气质”都不属于“自然”的表达，而是“文化的表演”，其“自然性”的效果是文化话语所限定的操演行为中被创造出来的，意即通过文化、制度或话语，把关于性别的行为和预期行为塑造为“理想中”的性别，随之这种操演和规范也会在各种各样的话语中进行反复和固化，最终合理化为“先天存在”、“原初注定”，因此社会话语和社会文化、制度所产生的性别刻板印象一同作用着社会性别（张旭茜，2017）。然而，巴特勒认为，话语自身确是具有多元性与不稳定性的，因此建构产生的性别应该也具有多元性与不稳定性特征。由此，性别是“操演的”。

2.1.2 （跨）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分析在学界理论有六种划分（汪浪，2016），包括心理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性别图式理论、社会结构假说和文化影响说。然而，性别是被建构进而不断“操演”的，社会性别更是社会文化双重建构的，因此性别认同需要放入社会文化的各种建制和过程中考量，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性别认同”，主要都集中在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

学、法律及人权保护等方面，多数为实证研究 (Horvath et al., 2012; Jackson et al., 2017)；有所差别的是，国外在较为系统丰富的理论延承和实证研究基础上，一方面在理论视野方面，开始注重一种交叉的、整合的视角 (Nuttbrock et al., 2009; Robbins and McGowan, 2016)，将“性别认同”置于其他社会文化建制（种族、信仰等）中协同看待，甚至提出“超越性别”理论 (Trans* Theory)，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实证研究结果，在临床心理学、医学、社会工作等方面的应用；国内的研究相对滞后，缺乏理论方面的积累，多数面向大学生/青年群体，主要考察其对于自身的性别认同情况，此外部分研究将视野聚焦在跨性别（女性）群体，分析其心理特征和行为，评估群体的健康状况 (HIV 等)，探讨群体的人权困境和法律问题，以及其媒介生存境遇等。

基于对以上研究现状的整合，结合本文研究问题，笔者发现对于“性别认同”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着重梳理：（1）性别认同的不同阶段及其相关因素；（2）性别认同的多元维度与策略。而基于网络的“跨性别共同体”，则是在整合二者逻辑之后的理论初探。

2.1.2.1 性别认同的阶段与相关因素

“镜中我” (Lacan, 1989) 虽然通过认知“想象界”的影像逐步完成身份（性别）认同，但也使得主体在对客体的想象认同中“误认”自我，即通过在外在世界中的其他客体身上寻找认同感，建构一个想象性与整体性的“我” (Eagleton, 1983)，以弥补原本就“匮乏” (lack) 的自我。而后，主体通过权力内在的“话语”习得与内化，在社会话语、制度与文化中逐渐远离“真实的自我”，“我在语言中对自我进行了认同，但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像一个客体一样在语言中失去了自我” (Lacan, 1989)。这一点在儿童的性别认同研究中得到印证。家庭的两性关系对孩子有着较深的文化影响 (汪浪, 2016)，男性和女性对待孩子的不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成年后性格和性别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文化影响的机制能够稳定社会结构，使得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为适应周遭文化环境而被“规训”，同时也证明了是社会规范确定了个体的气质，而非建构的“性别”。除了受文化影响的两性关系，在儿童心智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普遍影响并推动着儿童主体建构“性环境”，他们会习得音乐媒体中的性话语，并在习得和输出的同时持续性“照着镜子”，逐渐内化为自我的性别意义 (Ey, 2016)。

同样地，通过纵向社交网络建模的方法，在青少年的性别认同研究中发现 (Kornienko et al., 2016)，同伴/同龄人 (peer) 在性别行为的社会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选择朋友的时候，青少年会着重注意性别“典型性”、“满意度”等，因为个体对于性别的态度以及是否遵守性别规范的内在压力，是有可能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的，换言之群体内部对于性别的态度，有可能成为个体认知性别的“镜子”，在信念上与群

体内的同龄人趋同，并相应地改变自身性别行为。然而，在个体的性别认同已经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阶段时，即便是“跨性别者”，其中大部分仍然与“顺性别者”（cisgender）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friendship），这也意味着一方面大部分的友谊关系需要完成“跨越性别认同”阶段，另一方面顺性别者也在其友谊关系网络中，对于性别问题有着更加细微的了解（Boyer and Galupo, 2018），但不难发现在这一阶段互相之间仍旧能够基于差异而达成共识，几乎不会造成出于压力而反转认知状态的情况。

Nuno 和 Carla（2015）聚焦跨性别者的个体性，探讨其性别认同的各个阶段以及诱发因素。这其中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身份混乱和性别差异意识的增强；二是寻找解释和标签：探索认同；三是决定何时该做什么：探索选择；四是接受性别认同：执行新的社会认同甚至改变生理性别；五是认同的巩固和内化。各个阶段分别有相应的诱发因素引起进入下一阶段。可见，跨性别者的认同过程是多阶段且反复而绵密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心理特征，同样对应着相应的行为表现。然而，这几个阶段的显性感知似乎是短周期、小单位的，并没有具体指涉甚至同步到个体的成长范围，而且其中也并未体现共同体维度，似乎性别认同只囿于个体孤立的探索过程。

注意到性别认同的不同阶段以及相关因素的影响，有学者（Nuttbrock et al., 2009）将跨性别女性（MtF）的性别认同置于其生命历程研究（lifetime course）中，探究人生阶段（青春期、成年期前后）与各影响因素，包括关系类型（父母、朋友、性伴侣等）、文化/生活方式（种族、工作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研究发现，在归属关系中（特指以父母为代表的家庭关系），跨性别认同的协商较难实现，尤其是在青春期阶段；年轻一代（19-39岁）希望公开自身性别认同的程度更高，希望在社会中寻求跨性别认同的肯认；特殊的种族文化背景（例如高加索人）及工作（例如专门从事商业性关系），都会对个体自身的性别认同产生特定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性别认同的阶段，可以依据个体的成长过程，整体划分为三个主要节点：**孩童期、青少年、成年期**，这期间会受到相关因素，包括**社会关系**（家庭尤其是父母、同伴、朋友等）、**大众媒介、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个体（特别是跨性别者）的具体性别认同过程因人而异，但大致会经历：**初步意识——探索——接受——巩固内化**的整体阶段，不过无论是处于何种阶段，足以看出“主体”和“性别认同”性质和特征都不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而更多的是受到话语、权力和实践的建构和支配（张旭茜，2017）。

2.1.2.2 性别认同的维度与策略

发展心理学领域中，Egan 与 Perry（2001；汪浪，2016）通过分析人们对于性别问题的认识，归纳出性别认同的五个主要维度：（1）性别典型性，即个体自我认知

是性别类型中的某一典型成员的程度；（2）性别满意度，即个体对归属为（被分配）性别典型成员的满意程度；（3）资格知识，即建立在性别类型基础上的成员资格知识；（4）性别一致性压力，即个体感觉到的来自社会关系，以及自身与性别典型性保持一致性的压力；（5）内群体偏爱，即个体相信自我性别归属优于其他归属的程度。

在性别认同中受到“性别一致性压力”程度高，会给个体带来一定的耻辱感，促使其浸入反思自我，Bauerband 和 Galupo (2014) 依据性别认同反省沉思量表 (GRRS)，发展得出性别认同反思的一个因素——“对他人关注的关注”，这个维度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在性别认同不一致时，需要花时间思考如何向他人解释自己的行为表现，进而会增加个体的思考、行为成本。反思自我中一个可能的策略就是“隐蔽身份” (Rood et al., 2017)，隐蔽的过程反映出两个层面：其一隐蔽认同是确认真正性别的手段，其二隐蔽是对“指定性别”的反抗与拒绝。虽然这种隐蔽会是性别认同压力的来源，但也是确认个体真实性别，并促进健康的性别认同发展的路径。

跨性别者生理的客观存在与主观意愿相悖，部分人希望通过借助各种技术性策略达到身心一致性，临床医学能够给出的现有策略是，长期服用药物以期改变体内激素水平或执行变性手术。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直接改变“身体” (body) 的生物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完善的可取之道，但会遭到本质主义的质疑 (李静, 2016)，因为它仅仅是改变了现象的主体而无法真正触及到本质。性别认同是身体与心理的和谐过程，相比于做一次性变性手术的人，可以随时选择服用药物的跨性别者 (例如“药娘”)，身体转变的周期更长，相应心理调适会在不同阶段起伏不定。药物成为个体的一部分，参与到性别认同中，期间药物服用场合、药物副作用等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认同过程。

认同是植根于传播性的，传播行为是认同的统一整合，基于这一出发点，一些 (跨) 性别认同研究 (Nuru, 2014; Wagner et al., 2016) 在迈克尔·海克特 (Michael L. Hecht) 的身份/认同传播理论 (CTI) 基础上发展，将性别认同置于社会互动中探讨，检验三种既定的认同隔阂 (identity gaps)：个人的 (personal) -演绎的 (enacted)、个人的 -关系的 (relational) 以及演绎的 -关系的，探讨缓解认同隔阂张力的话语策略：隐蔽式表演 (closeted enactment)、脱离认同 (disengagement)、公开式表演 (passing)、改变标签 (label changing)、自在认同 (hyper-engagement)，这些策略都是用来在性别认同的多个相交层次之间进行的传播协商方式。然而，除了上述研究所及认同多重性的个人层面、演绎层面、关系层面之外，研究中缺乏对于社群/社会 (Community) 层面的考察，即群体成员归属对于个体性别认同形成的影响 (董海滨, 2016)。

“我们透过网络的虚拟实境可以进行自我塑造与自我创造” (Butler, 1999)，网

络空间匿名性与去中心化等促进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揭露（李甜甜，2014），网络社会的发展变革了自我性别认同的方式，跨性别者得以通过网络集合建立社群。信息化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再结构，使全球进入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时代。职业女性的出现，顺应了这一趋势，同时也冲击了最为根本的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模式。女性意识的崛起在更广大范围内彰显为一种社会运动，女性在思考何之为“女性”时，实际上还在动摇着固化的性别范式，尤其是女权主义对性别关系的冲击，推动了一股强有力的浪潮（Castells, 1996），即性别在网络虚拟空间内有被重构的可能，通过风格/格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Turkle, 1995）。由此，性别认同成为一种行动（action），其中个体对于其自身的性别认同也在集体运动中不断被构建或重构，与集体/共同体认同之间不断地协商，进行符码化调节，最终内化为一种更为稳固的认同。

基于此，性别认同的维度在不同学科领域有着不同的划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认同是有层次的，层次多元意味着多维度和维度的交叉性，由此个体的（跨）性别认同更倾向于是一种个人化的认同实践，那么“跨性别”是否属于一种集合式的同质性认同更值得思考（Webster, 2019），即作为“跨性别”的个体，是否都用同一的标准建构性别意义；在性别认同策略方面，范围较小的自我和周围关系中，一般是话语式的，当然主动进行激素治疗在广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话语的实践，而在范围较大的群体关系/社会关系中，仍需要使用网络媒介进行认同传播活动。

2.1.3 跨性别共同体

个体的性别认同阶段，（大众）媒介是重要的相关因素，互联网技术在当下是易得的、强参与性的，数字新媒介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用网络也成为“理所当然”的认同手段（Cavalcante, 2015）。网络将个体作为各个节点联结，个体在固定的虚拟空间中建构意义，这个意义便成为群体/共同体的，随着意义的持续性内化，个体逐渐将群体/共同体的共同目标置于优先地位，并尝试通过虚拟空间内的特定事件、人物，组织相应话语来扩大群体/共同体的影响，增加集合体的文化、种族多样性，以期在更大范围内参与主流公共议题（Jackson et al., 2017）。

2.1.3.1 一种虚拟共同体

“共同体”理论最初主要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中，他认为：“共同体作为社会相对的一种生活，特指那种凭传统的自然感情而紧密联系的交往有机体，只有‘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共同生活”。然而现如今，其定义在学界尚无明确统一的说法，胡百精等（2016）认

为共同体“可以指称‘人在人群中’的某种存在状态，或人与人交流、互动的某类生活方式，亦可描述生活世界、公共领域和政经系统中存在的某些社会整合机制。”也有学者（俞可平，1998）认为其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做自己的目标”。由对其概念的讨论中，可以得到一些共性的结论，其一为归属，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关系；其二为认同，共同体包含着个体与共同体的协商，是二者相互作用的聚合；其三为共同目标，共同体内部通过意义交换和协商产生特定的文化语境，特定的文化语境规定了共同的价值目标，是聚合作用向心力的产物。

有研究（白阳南，2018）采用“共同体进化论”的视角，梳理共同体演进的各个阶段：传统共同体——现代共同体——虚拟共同体，并且认为无论是何种阶段的共同体，都以媒介为依托，媒介的发展同样促进了共同体的转化。“虚拟共同体”之于“共同体”，其属性的差别以是否依托网络(技术)为前提，于此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网络社会群体关系，其中也包含着个体与共同体的互动与协商，而这种协商又促成了意义的产生，进而通过特定的文化语境推及共同的价值目标。然而与此同时，网络的便利性和信息的流动性使得人们的交际更加灵活，这种灵活又与交往的碎片化、浅薄化相关联，人们开始在网络中自由穿梭，进而无法形成坚定持久的共同体。例如网络以制造“流行语”的方式替代了传统社会对文化符号、集体记忆的积累沉淀，每一天都是崭新且倾向于遗忘的（胡百精等，2016）。

表面上虚拟共同体的不确定性和分散多中心化，其实内驱的是媒介化本质的产物——个体的认同多元化，个体在网络社会中看到了身份多重性的可能，并在认同的各区间内“流动”，因此当认同的语境锚定“性别认同”时，个体看到了性别多元——甚至不止是“跨性别”，而是“超越性别”（Trans*）的空间（Nagoshi et al., 2010）。然而无论是何种倾向，多个体由于性别认同不一致进入到线上社区，在该场域互动、交流、生产意义，并且不断围绕着意义内化、建构，一种自生的虚拟共同体便形成了。

2.1.3.2 “跨性别共同体”的定义

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将跨性别人群作为整体的实证性研究较少，大多在基于个体的性别认同阶段探索中提及，或将跨性别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等作为性少数整体看待。Hanckel等（2019）访谈了LGBTIQ+的青年群体，发现他们主要利用数字媒介平台的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s）寻找、建立并促进自身认同的支持性，网络媒介虽然会促使他们的心理情绪状态变化，但社交媒体策略整体上有利于其健康发展。网络媒介的积极作用还在于，通过标记并存档性少数群体的社区、活动和公共场所，建构群体的“主体性”，这有利于唤起群体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归属，进而形成一种虚拟

社区的知识网络，供成员们自由出入 (Cover, 2019; Vanhantsma, 2019)。此外，社区内的领导力 (leadership) 也是增进社区团结的因素，性少数群体内部意见领袖的突出，一方面可以凝聚集体参与讨论，充分利用成员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能够主动协商策略，以之促进与主流群体的联系 (Lucio Jr., et al., 2019)。然而，Byron 等 (2019) 的研究证明，性少数群体的虚拟社区无法时刻凝聚所有成员，因为成员本身对虚拟社区的认同程度是不一致的，导致社区内实践也有所不同，集中反映在与社区连接状态的层次差异：间接的、短期的或匿名的。

由以上研究再次聚焦到跨性别人群^①，目前对其没有统一的学术定义，暂时只是一个涵盖性术语，主要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 (吕娜, 2014)，具体来说是性别认同位于男性和女性两个性别中间的人，或心理性别与生理性别相反、但由于多种因素，当前还没有能力改变自身生理性别的人。跨性别涉及的性别表达，与当前社会认同的生理性别个体不同，通常用来形容很多不同的性别身份。跨性别人群还包括原生间性人 (暂定)、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和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性、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除手术的生理女性，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当中对于男人和女人的人 (方刚, 2012; 李晗, 2019)。

虽然目前学界尚未有“跨性别共同体”来描述该群体的状态，但结合性少数群体的研究结论，从共同体的属性及演进来看，跨性别人群在现如今的数字媒介技术推动下，也应维持着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关系，其中包含着个体和共同体的互动，进而由这些实践活动产生了特定的文化边界。由此，除特殊说明外，跨性别共同体的定义为：一种能够聚合跨性别者的虚拟共同体，群体及群体内行动者在根本上寻求性别认同，通过传播实践维持群体关系的同时能够获得一定归属感。

2.2 共同体认同与符号：开放、互动与连续

透过标签式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阐明自我表现和性别表现范围的特定表达 (Dame, 2016)，但这仍是个体的、结构性的、片段化的，无法真正体现共同体意义的建构过程。卡斯特 (1997) 将“认同”集中于集体的 (collective)，而非个人的，并将认同建构的形式和来源分为三种：合法性认同 (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认同 (resistance identity) 和规划性认同 (project identity)，依据发展的逻辑认为，抗拒性认同产生社区 (community)，计划性认同产生主体 (subjects)，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

^① 这里使用“跨性别人群”而非“跨性别群体”，处于逐步理论化的需要，暂时主要突出一种“自然性”，“群体”更有一种“集合性”的意味。

会。这三者或许是依次渐进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相互排斥的，要依据具体的时代背景和语境讨论。由此，在不断互动、争夺和谅解的动态过程中，自我在共同体内产生的认同内化，将共同体的意义内在于个体，个体的意义便逐渐被完善，而共同体的意义控制规则也在与个体意义的协商中生成着特定的文化语境，以实现共同的价值目标。

依托网络媒介形成的跨性别共同体，通过内部互动所创造和交换的符号，作为建构整体意义而不断协商、锚定，这些内化于意义的认同传播实践，同样也内化在“有交流目的、传达事实之真”的符号活动中，因此适于结合皮尔斯的传播符号学视野。

2.2.1 符号及其开放性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赵鸿燕等，2009）。符号学其中的一种研究模式，是美国公认的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 S. Peirce）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二元符号系统论相比，皮尔斯（1992）的三元分解方法更关注符号的表意：“符号……由另一个东西所决定，这个东西被称作是符号的指代对象，同时这个符号对一个人确定地释放出一种效应，这个效应我把它叫做解释（后面称解释项），这样的话，这种连带关系说明后者（指解释项）也由前者（指指代对象）所决定。”这种模式的出发点旨在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的，甚至非人类的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符号的解释成为打开表意的起点（冯月季，2017）。

皮尔斯的符号表意三分式使得符号表意具有了无限延展的能力。他（1997）谈到解释项关系中传播双方各自以及彼此共建的效力，“共同解释项（cominterpretant）则决定的是，发送者与解释者为了使交际得以发生而相互融合而成的心灵。可以把这种心灵称为共同心灵（commens）。”从传播主体的互动关系来说，传播就是传播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借助符号探寻共同解释项的互动过程。传播双方均在符号传播过程中增加了对符号意义的理解范围或曰信息量（赵星植，2017）。不同于经验主义传播研究中的线性传播模式（在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关注的重点在于传播者和传播效果），解释项的存在，使得意义不再绝对地定格在某个点上，而是随着语境的转换或者个体认知层次的变化，更多的伴随文本掺杂进来，影响该符号的意义解释，其就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获得新的意义解释空间。

皮尔斯强调了符号意义空间的演绎和延伸能力，同时也给予符号表意展开延续的能力（赵毅衡，2014；赵星植，2017）。由此，符号及其开放性是共同体认同的基础，

这种内涵的延展性视野，能够促进共同体内部意义建构的多元化，或使个体对共同体的意义进行多层次解构，在一定限度内发挥符号最大的表意作用。

2.2.2 符号的互动

乔治·赫伯特·米德 (Mead, George Herbert) 从心理学角度以社会行为主义为方法体系，认为意义在“论域”中建构，而论域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符号成为社会互动中的必要象征。由此，符号互动理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认为，(1) 事物的意义由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赋予；(2) 人在此互动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元语言环境理解；(3) 这种理解有可能随着互动过程改变，绝非一成不变 (车文博, 2001)。

然而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过于突出“主动的自我”，其自我互动模式是面向过去的、反思式的，意图凸显自我在不断符号互动活动中的成长光景，以完美的符号交流实现理想化发展，但这实际上也与其关于社群的理念相悖。相反，皮尔斯更注重个体之间“共同解释项”的空间，对于探究社群的形成提出三个重要条件 (Liszka, 1996; 赵星植, 2017)：(1) 准入：社群成员要具备理解符号且能够利用符号交流的能力，这是能够把事物转化为可交流意义的前提；(2) 关系：社群成员间要具备某种传播或交流的关系，这样成员才能够分享、共享符号的意义；(3) 认同：社群成员会因为上一层次中的传播关系，认同自己成为该社群的一部分。

此外，符号互动的核心在于“意义的互动”，符号虽作为传播过程中意义交流的中介，但媒介变革、整合进程的加速，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延扩了传播及传播媒介的内涵，进而影响着对移动互联时代的人际互动，特别是共同体内部之间个体关系的解读。当下的符号不再仅仅限于传统人际传播所指涉的语言、动作、神态等，信息技术发展使得多媒介 (图像、视频等) 不断产生并相互交织、融合 (肖珺等, 2020)，由此，符号互动在另一维度上强调的则是“主体与传播工具的过程性互动，即媒介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而这又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胡翼青等, 2017)。这种可能性在于一方面数字媒介有着集合文化主体的潜能，另一方面共同体能够利用多种媒介进行认同的传播实践。

2.2.3 符号的连续

符号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天然性存在。雅柯布森 (Jakobson, 1960) 在《语言学与诗学》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 and Poetics) 一文中提出：一个符号文本同时包括了六个因素，即发送者、文本、对象、媒介、符码与接收者。符码是控制文本形成时的意义植入规则，也是控制解释时的意义重建规则 (冯月季, 2017)。当符号侧重于

符码 (code) 时, 符号出现了强烈的“元语言倾向”, 也就是说符号信息提供线索应当如何解释自身。六种重要因素中还可以组成三对互为消长的对立关系, 当某一种因素上升成主导时, 不可避免地以其对立的另一因素的重要性下降为代价。例如, 强调占领传播渠道和媒介的“接触性”, 与强调符号和解释连接的“元语言性”也正好相反, 彼此呈此消彼长之势(赵毅衡, 2017; 赵星植, 2017)。因此, 共同体内部对话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对意义进行特定的符码化处理, 就此才会携带发送者的意图意义, 进而固定为中介意义, 最终进入到接收者成为解释意义。

当然, 共同体内部的符号意义有流变的可能, 原因在于共同体中个体对于符号的解释规则相异。符号接收方在每次解释时都会提出一个临时性的元语言集合, 而元语言集合是永变不止的, 即使是同一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成员, 符号意义到达个体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而个体自身的解释能力也有所差异, 则个体对于符号(文本)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意义理解。

符码化的意义被锚定后,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连续性, 符号衍义的过程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连续过程 (synechistic process), 也正是这种连续性, 促使符号本质上就是相对公共的、具有社群性质的, “元语言环境”通过延承的符号意义不断被扩充, 一方面能够使共同体主体性更加突出, 另外也能够让共同体得以围绕这意义的产生进行解构或重构。

2.3 文献总结

基于以上分析, 首先确定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为“性别操演”, 即认为现有的“男-女”性别分野, 是社会文化所建构的, 而所谓的“性别气质”, 更是由此框架限定的产物。

其次, 性别认同的整体过程偏向个体化。随着个体的成长阶段, 性别认同也会经历相应的过程, 期间主要受到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和媒介的影响; 当性别认同“不一致”时, 个体会采取相应的策略(多数为话语)来应对。

接着, 在理论爬梳过程中发现, 个人化的(跨)性别认同过程, 必然要以基于网络的虚拟社区/线上空间为依托(获取知识和归属感等)。然而既有研究将跨性别群体内涵在性少数群体中作为整体来研究, 这本身消解了该类人群的特殊性, 因此本文提出“跨性别共同体”的概念, 其是一种能够聚合跨性别者的虚拟共同体, 群体及群体内行动者在根本上寻求性别认同, 通过传播实践维持群体关系的同时能够获得一定归属感。

最后,出于探寻复杂多变的个体/共同体认同实践需要,本文依循传播符号学路径:符号的开放性作为认同的基础,可延展的符号表意能力促进多元意义的建构与呈现;符号的互动性是认同的途径,个体/共同体认同不是依靠自我完美发展的,而是通过和他者产生意义的交换和协商过程,缩小主体间对意义理解的差异;符号的连续性维持认同的发展,符号不可能独立存在,所有对符号的认知都源自先前的意义,这有利于识别共同体的特征,以及维护共同体建构的意义持续发展。

3 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

认同是一个多变的、流动的和基于语境的概念，其存在于协商的动态过程之中（熊一丹，2014），厘清跨性别者个体的性别认同阶段、相关因素及策略，可以在追溯个体经验的基础上，窥见性别意识的形成过程。在认同启蒙初期，跨性别者的性别意识处于“模糊连接”状态，此时对于认同是“无意识规避”的；生理性特征明显后，会产生抗拒的情绪，有意识地逃避认同，使“自我”与社会建构的“本应该”割裂；在主动接触媒介尤其是网络时，通过网络的链接性获取相关知识，选择性地激素治疗改变生理现状，达成跨性别认同一致，建构了主体性。家庭关系中，尤其是父母的处理方式，会影响跨性别者的认同策略，一般由隐蔽进入对抗或协商，最终是采用冷处理或对话的方式。性别认同的整体过程中，性别特征的符码化贯穿始终，一方面能够简化跨性别者的准入条件，但其背后所稳固的性别对立框架值得进一步深思。

3.1 性别认同的启蒙

精神分析学说推论，主体意识的建构往往来自于对客体的认识，在认知周围客体的过程中映照“想象界”的自我，将其作为自我的一部分进行整合。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同样开始于早期——对性别有自主“意识”的时候，虽然这种“性别意识”可能是模仿、统合已然建构的“性别要素”，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天然”驱使——这些想法和行为，与其他相同生理性别的人有着较大的差异：

答：从小就……喜欢化妆，喜欢美甲，也喜欢男生的游戏，跟男女生都能玩得开，后来渐渐地希望自己也长胸部，像女生一样。

问：从记事起就这样吗？

答：我记事早……那时候没啥感觉，从有性别印象开始吧。

问：所以一直很清楚自己是女生？

答：不清楚_(:3」∠)_【无奈的表情】，可能是逃避，从来不会确认自己的心情。

（B，2018年6月12日）

在孩童时期，她们^①的态度喜好、行为表现是基于自我意识“随意抓取”（casually

① 因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跨性别女性“药娘”，所以第三人称指代用“她”、“她们”。

grasp) 的, 对于性别“男-女”的分野还没有完整清晰的认知, 一方面是还没有完全的能力意识到性别的差异, 另一方面是在年幼时就认为自己所选择的状态和行为是“天然的”、“本然的”, 不敢直面“性别”的问题——进一步来说, 这种“无意识规避”的重要原因, 是她们早期对如何定义“男生”、“女生”产生了疑问, 其发现自身会带有社会文化所建构的两种性别特质, 而绝不是其中一种的所有集合, 性别于之成为了一种操演, 这种“文化的”所要求的和“自然的”状态产生矛盾萌芽。然而除了规避, 暂时性接受也成为一种避免心理状态激化的策略, “实际上从小时候开始就比较希望自己长大之后成为女孩子, 但大概幼儿园的时候才明白长大之后不会成为女孩子, (学会) 接受自己成为男孩子的事实” (01, B 站, 2019 年 3 月 13 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种矛盾会隐蔽式伴随她们的成长, 一直到青春期及之后, 生理性别的第二性征开始发育, 伴随着可见的变化, 性启蒙、性别意识觉醒, 之前的矛盾开始高潮式的爆发。她们厌恶自己的身体, 认为身体是丑陋的, 不属于真正的自己。但是面对这种状况, 暂时没有任何解决方法, 所以只能直接有意识地选择逃避: “我初中开始发育, 对自己的变化感觉挺难受的……高中沉迷游戏, 根本不愿面对自己……反正高中就是不修边幅, 不肯照镜子, 邋遢, 整天打游戏不好好学习” (B, 2018 年 6 月 12 日)。然而这种逃避承认自己是跨性别的结果, 除了会影响心理状态继而扰乱生活节奏之外, 还会影响到“性取向”的认知, 误认为自己喜欢同性:

问: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 (跨) 性别意识的?

答: 发现是初三。有现象的话, 从小时候就有。

问: 嗯, 从很小就知道自己是女生对吧?

答: 没。

问: 嗯?

答: (初三还) 以为自己是 gay 【男同性恋】……后来涉及到爱情的时候, 严重痛恨自己的身体, (高一开始) 觉得自己如果是女生找对象就会好找很多了。

(A, 2018 年 6 月 9 日)

这一时期, 跨性别者会主动逃避个体的性别认同状态。原本在幼年时不太凸显的性特征, 可以给予其一个合理化的场域, 那时她们不会用“男孩”或“女孩”来锚定自己, 没有完全被建构所束缚, 而是在建构出的性别特质中流动游走。然而日益彰显的生理变化以及周遭环境, 不得不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同, 这是“自我”与社会构建的“我”之间的对抗, 不过个体无法达成认知上的平衡, 所以只能撕裂这其中的连接, 产生一种**断裂**。

3.2 性别认同的发展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达到身心完全一致的性别认同，加之恰逢移动互联的高速发展，跨性别者便开始通过网络解答这些疑问，或寻求一些解决的方法，试图在原本断裂的认同关系中寻找一种新的连接。首先通过阅读网络文学了解相关知识，进而由于网络的强链接性，滚雪球式地摸索一些非主流的文化内容：“高一看到小说的时候貌似看到了药娘这种东西，不过没敢继续看，生怕自己吃了（药），结果是这样的【流程】：我不吃药，我就逛逛 gay 圈，成功把自己弄腐^①——竟然 gay 圈都逛了，看看 cosplay^②——cos 看了，看看伪娘^③好了，（但是）别接触药娘这个圈，千万别吃药——最终失败”（S，2018 年 6 月 9 日）。跨性别者还可以基于网络小说找到相应的群体：

答：……反正找到了一本叫《药娘的天空》的小说，加了书友群，发现有人跟我想法一模一样。

问：那一刻什么感觉呢？

答：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独一无二的奇葩、（/_ _/） 【摊手无奈的表情】。

（B，2018 年 6 月 12 日）

由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达到性别认同的一致性，跨性别者（多数是进入大学之后）开始加入各种网络群组交流讨论，或寻找“大佬们”（前辈）的经验贴，这一阶段属于主动性的知识学习。一部分人会做 MMPI 测试^④，或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大陆地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潘柏林医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丛中和唐宏宇医生，重庆西南医院宁洁医生，都有专门的易性病门诊，可以帮助开易性病证明，制定激素治疗处方”（02，B 站，2019 年 8 月 24 日）；但很多跨性别者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或十分坚定自己的性别认同，选择直接通过各种途径买到可以改变自己激素水平的药——这一行为被她们称作“吃糖”，以达到跨性别的状态。然而，长期服用药物（特别是没有医嘱）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人会产生嗜睡的症状，体力开始下降，甚至因此休学：

① 主要指喜欢或幻想男生与男生之间产生爱情的倾向。

② Costume play 的简写，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动漫作品、游戏中以及古代人物的角色。

③ 用以喻指先天或后天拥有接近于或等同于女性的相貌，且行为举止类似女性刻板印象的生理男性。

④ 该模型可以用于测试正常人的性格类型，也可以用于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疾病患者。

问：看到你写休学了？

答：嗯。吃药体力太差。

问：现在身体休养得怎么样？还一直吃药吗？

答：一直吃。

问：可是体力会不好啊。

答：没办法（这跟做真实的自己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A，2018年6月9日）

同样地，服用这些药物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精神抑郁，不过这些症状的轻重都是根据个人体质而有所相异。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较大，跨性别者会定期去医院体检复查性激素六项^①，保持正常指标维稳，但就算是检查的结果不太理想，甚至医生建议停药，她们往往也不会终止服药，坚定这种方式来使自我与社会性别建构的“我”断裂，进而重塑跨性别式的连接，建构一种“主体性”。

由此，网络和药物已经成为连接其身体与心理的桥梁，网络的联结让跨性别者在精神世界寻找到一种归属，服用药物带来的生理变化让个体看到身心一致性的可能，二者成为性别认同过程的催化剂，也作为成为 (becoming) “自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3 性别认同中的家庭

跨性别者的抑郁和焦虑一方面是病理上的，长期药物服用会致使她们在生理上感到不适，而更多的压力则来自个体的外界关系场景，尤其是所处家庭。社会结构假说认为，性别认同的影响因素包括家长性别和家庭结构。父亲和母亲在儿童性认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婴儿时期主要是形成对母亲角色的认同。到了孩童时期父亲角色对性别认同起重要作用，使孩童形成社会性别规范（汪浪，2016）。当个体处于能够与父母对话交流的时期，家庭（尤指父母）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对于个体性别认同的影响更偏向心理因素而非文化因素。

跨性别者由于渴望在现实环境中达到完洽的性别认同，会在个体和绝对外界的交集——家庭中开始适应实践。有些人会采取隐蔽尝试，例如选择父母不在周围的时候换上女装、用女性的声音讲话、模仿女性的行为等等，但更多的还是选择和父母直接

^① 常用的性激素六项即卵泡生成激素 (FSH)、黄体生成激素 (LH)、雌二醇 (E2)、孕酮 (P)、睾酮 (T)、催乳激素 (PRL)，基本满足了临床医生对内分泌失调与否的筛查和对生理功能的一般性了解。

坦白协商。父母大多在起初采取一种极端抗拒的态度，甚至不惜动用家庭暴力；处事温和一些的父母会认为认同是一种可以自由转换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在她们眼里却只有一条路是可行的，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所建构出来的“本来”。“我很早就和家里讲过了，（但是）家里人不肯接受，也不忍心逼迫我，现在关系就是越来越僵，基本不主动打电话回去。开始除（出）了冲突时我一直都尝试跟他们谈的，我试过很多说法，但家里一直都是是一套说辞，重复再重复……家里大概就觉得，这都是人生的选择问题，我是可以自由选择，所以一定可以选他们愿意看到的那条路……”（B，2018年6月12日）。家庭的态度对于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造成一定精神压力，“我曾经（撒谎）说试探‘我跟一个男孩子交往’，他们很厌恶、耻辱，妈妈有抑郁（的情绪），觉得很恶心、变态，甚至探讨到了‘电击治疗’，那时候我真的很伤心，没想到他们看重我的选择甚至高于我个人的性格、品格，让我很失望。那时候就决定千万别让他们知道我其实也想做个女孩子”（01，B站，2019年3月13日）。在反抗情绪不太严重的家庭中，跨性别者会选择和父母周期性交流，试图袒露真正的自己，然而父母对其的性别认同仍难以接受，一般情况下也只是采取冷处理的措施，默许她们的行为表现，但不会保持紧密的联系。

在访谈到的跨性别者中，有人提到家庭环境对自我认同道路上的影响。无论是否来自“小县城”，早期处在相对封闭、缺乏信息流动度的环境下，使得她们缺乏及时寻求科学帮助（心理医生等）的意识，而只能或冷战或对抗。“相比孩子的性别认同危机，父母们更在乎她们的学习状态，所有影响学习的事情都是被禁止的”（笔者，日志，2018年6月）；日后接触到互联网，她们甚至有意识地假扮家长在网络上进行心理咨询（C，2018年6月9日），心理疏导后，真正认识到自己只是非主流的少数人，她们也开始愿意和家人更多地对话、交流，希望争取到家人的认可。

3.4 性别特征对立的符码化

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发现当跨性别者确认心理性别之后，会通过唤醒已有的性别知识、网络习得、吃药改变激素水平等方式，尝试用社会文化建构的另一个“对立的”性别状态规范自我，主要规范的维度早期为比较显性的外表、声音、着装等，中后期开始规范言谈、性格等。

“我以前喜欢踢球，超喜欢，但是腿踢粗了，我从此再也没踢过……高中我一直认为我挺丑的，小学初中还有人夸我长的（得）好看。”（c，2018年7月）

“2018年中旬就开始没有办法接受身上男性化特征，因为错过了青春期，身体已经发育完全，我的嗓音、骨架（例如手）、下巴、胡子、喉结，还有好多好多地方，

都是很标准的男性化样子，这样我觉得非常讨厌，因为我很不喜欢这些东西。从小其实就很讨厌这些特征，我很讨厌肌肉，我不会去锻炼肌肉，从那时候开始就对自己身上特征感到焦虑……（开始吃药后）大概一个月，发现它【男性生殖器官】不太行了，但这件事情令我很开心，因为我很讨厌它作为男性化特征的标志物在身上的样子；两个月内我都没有运动，胸口肌肉明显感觉到不见了，取而代之是软软的脂肪；同时肩膀变瘦了很多，背后肌肉便少了，小腿肌肉变少了，这一点让我很开心。”（01，B站，2019年3月13日）

“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个女孩子，再怎样也不能改变现实，但很讨厌男性化特征，所以开始用激素；但现在又觉得自己不是女孩子，（因为）自己的性格过于……讲不清楚，可能是太疯了，有点不太像女孩子，我羡慕真正的女孩子，自己性格太奇怪了。”（01，B站，2019年10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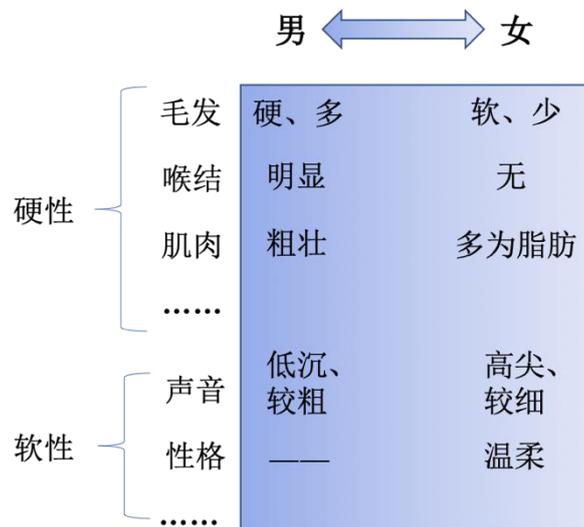


图 3-1 性别特征符码化

由此可以看出，跨性别者其实将性别“男-女”特征符码化了，人为自在地制定成为“女性”的准入规则：一方面硬性特征，头发要长，皮肤好，减少胡须，做喉结切除手术，减少体育锻炼防止肌肉的生成；另一方面软性特征，训练嗓音让其变得尖细一些，性格要温柔，举止文雅可爱等。除此之外，还要开始学习妆发的打扮，穿女装等等。

性别特征符码的过程，能够使性别认同一致性变得“简单易得”（available），虽然需要承受激素治疗等风险行为，但跨性别的条件与规则清晰明了，可操作性加强，跨性别者的目标规范化，认同的一致似乎可以带来心理上的宽慰。然而，这背后有两个不争的事实：

第一，符码化实际上是加深了本就被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的刻板印象。标签式

的目标达成或许是背离自己期望达到的初衷——性别认同一致性，退一步来讲，尽管外表的可塑性较强，但个体内在是持续性学习和卷入性内化的，如若需要参考建构的标准（例如女性的“温柔”特质），需要先解构自我，被动地解构实际上是在进一步以“完整自我”的外衣“摧毁自我”。性别认同的最终是要在性的方面，达成自我精神和行为实践的协同、融洽，而不是因为既有的建构而失去自我的意义。

第二，递进式地，符码化巩固了性别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似乎是吊诡的，因为跨性别者本身撼动了“男-女”性别的唯一性和顺从性，但对性别特征的再一层规则制定，恰恰维护了性别的对立性，性别光谱的两端仍旧稳固，中间的部分似乎都变成了不可避免的转变过程而已，“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仍旧是极端的两面，个体的经验、气质、特点被忽略了，消解了“跨性别”本质的性别解放意义。

4 跨性别共同体的认同与实践

作为共同体的认同，是建构集体的意义，包括三个必要条件：（1）有足够规模的行动者集合；（2）共同价值目标的确立；（3）有意义的传播实践，当意义被共同体锚定时，其沟通、协商的就是共同体的准入及维护规则。作为跨性别共同体，囿于社会文化的贬抑、污名化甚至是奇观化，其自发使用网络媒介圈定虚拟场域形成一种社区（community），在这种语境下建构的认同，也是卡斯特所说的“抗拒性认同”。

4.1 初期共同体的衰落

研究观察的第一阶段，主要聚焦在百度贴吧“药娘吧”和知乎社区，但由于前者互动性、即时性更强，所以笔者根据穷尽性原则，查看其吧内的主要互动内容，总结如下：

表 4-1 早期“药娘吧”互动内容总结

内容类别	具体说明
用药经验类	包括发帖咨询买药的管道、用药方法，以及副作用避免方法等。
展现转变类	主要是用文字、图片的形式记录自己身体和心理上最近一段时期的变化，以供分享。图片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健康指标上的转变，部分人会上传自己用药一段时间后的体检单，内容明确显示出雌雄激素水平的变化。另外一种直观上的转变，她们会上传自己身体发生改变的一系列照片，主要为面容、头发、手臂、双腿的照片。
社交诉求类	部分“药娘”在发帖时会展现出交友、寻求伴侣的诉求，跟帖中也会有很多积极的回应；但在观察中发现，其中不少帖子描述了自己与家庭之间发生的分歧和摩擦，甚至有人在帖子中公然表明自己离家出走，表达出（经济上的）帮助诉求，回帖中也多见到积极回应。
其他水贴	包括打卡、闲聊的帖子，几乎与吧内/社会公众关注的议题无关。

当时“药娘吧”的关注者约 7.5 万，发帖量也有 150 多万，虽然不能与“李毅吧”这样的规模较大的群体相比，但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观察，对于跨性别群体来说，其平常活跃量也远高于实际数量，进一步说明其中可能有很多“圈外人”，即性别认同没有出现“不一致”状态的人，他们平常会关注共同体内部的动态，作为共同体的旁观者甚至

可以随时参与内部互动，这会威胁到共同体的稳固。“实际上，更可怕的是——药娘吧有些人，根本没有性别认知障碍，自己也没有向往变成女性的意思。他们纯粹是一种煽风点火怂恿别人去当药娘的心态。”（03，B站，2019年3月30日）

继而，在2019年3月24日及之后，该贴吧被强制关闭。对于这一事件，很多人已经司空见惯且不在乎，因为并没有影响到“药娘圈内”正常的社交，她们更多的是用QQ群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

然而对其背后的原因回顾分析时，结合自身的观察和相关网友的说法，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是药品的不正当、不合法性**，“吧内多次发布有关药品的购买渠道、用药剂量等信息，其实她们所服用的药品都是处方药，这种比较明目张胆地资源交换，肯定会被人举报”（笔者，日志，2019年3月）；**其次，是吧内人员结构和成分问题**，“药娘吧有一些人，总是教唆别人吃糖，药娘和伪娘不一样，是有一部分性别识别障碍的一群人；有些人很羡慕女生，但并没有性别识别障碍，有可能在别人的唆使下，导致走上这条路，最后后悔；而且贴吧里有很多人，语言相当露骨，网络用户越来越低龄化，这些明显不适合给熊孩子看”（04，B站，2019年3月25日）。

4.2 重建共同体的规则

虽然“药娘吧”在置顶帖中详细说明了贴吧规，但明显由于管控力度不足而被官方关闭，因此重建一个相对公开的共同体场域，并重建共同体规则至关重要，意识和行为能够被规范时，共同体的认同才能在规则的意义建构中建构。中后期“天使的花园吧”和“变身小可爱吧”都相继制定/更新了吧规，全文如下：

【天使的花园吧】

1. 考虑到目前的形势，请不要发有关药物帖子，也不允许使用药物全名，或者发出任何带有药物的图片，反正大家大多都在群里对吧，QQ好像没怎么管药娘，偏要说的话去群里吧。实在有需要讨论药物的，请使用药物名称第一个字的首字母。违者视情况封禁1~3天并删帖。

2. 本吧严禁任何色情内容，发照片请隐藏好隐私部位，否则删帖处理。过度暴露则最高可封禁7天。

3. 为避免贴吧可能通过关键词判断该类型贴吧并封禁，对yn的代称一律改为药剂师。违者删帖处理。

4. 作为女孩子，大家请洁身自好，不要发各种约了之类的帖子（也希望不要随意做这种事吧，毕竟谁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不过这个我用贴吧没法管理。），违

者删帖并封禁3天。

5.本吧禁止出现盗图，若发现盗图现象，封禁3天。

6.交友帖请不要过多发送，否则删帖并封禁1天。

7.进入本吧请打开按回复时间排序。虽说本吧挖坟什么的好像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毕竟总是看到先前的帖子也不是很好吧。这个便不作处罚了，不过挖坟实在是没有意义，所以请不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这么做。

8.若发现有人对跨性别群体有歧视，封禁7天并删帖。

9.若出现许多人都在骂某一个人，吧务团队请根据情理对于被骂的人处理，认定是非。

10.本吧但凡有人吵架，如果吵得过于激烈，不论是非，双方均封禁1天，好好冷静一下。有些事，不是靠吵架可以解决的，双方角度来看各有理由，请相互理解。

11.对于滥用职权的吧务，其他吧务有权对其执行封禁1~3天，严重的应投票决定撤销吧务权限。（滥用职权包括：因个人恩怨而对他人封号，随意删除帖子等，若为误操作，应主动声明道歉，则可以谅解。）

12.本吧禁止发广告，违者删帖并封禁7天。

13.本吧禁止劝人入坑。姐妹们，大家应当都明白入坑后果的，所以千万不要劝人入坑。有人入坑的话应当劝阻（虽然有时劝不住，但至少也应当尽可能劝退。）。违者封禁3天。

14.有自残，自杀倾向的帖子应尽量不要发，不过我明白，如果真发了的话应当也是内心很难受的吧。本吧正是一个用于倾诉，用于交流的平台，大家请尽量安慰她吧。不过负能量还是少一些好。毕竟大家都过得不容易，看到太多这样的内容大概也会多少受到些影响吧。

15.本吧禁止告知购买药物途径，不论是在哪里，即使群里面发了买药途径，我也会找到贴吧对应用户进行封号。偏要知道的话自己去找人私聊。禁止发送如“秋家”，“字帖（正常提到，不是暗示药物的话可以发）”。该条违反者删帖并封禁3天。

目前就想到这么多，欢迎大家补充。良好稳定的贴吧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希望大家都能遵守。

【变身小可爱吧】

各位小可爱们，由于贴吧频频被封，为使本吧存在更长的时间，特制定以下吧规：

1.不得在吧中出现药名（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使用单字代替），不得出现“秋家”和“糖”字样，不得在吧内教别人吃药。

2.请不要在吧内散播负面情绪，谢谢。

3. 绝对禁止吧内人员领导新人入坑，若新人主动想入坑，一定先要劝退，在无效的情况下，请私下联系。

4. 不得在吧内辱骂，人身攻击他人。

5. 若有人违反，处罚如下：第一次删帖；第二次删帖并私下警告；第三次删帖并公开警告；第四次封禁5天；第五次封禁15天；第六次封禁30天，第七次永封。

对以上吧规进行对比分析，能够发现一些相同点：首先，没有特别清晰的准入说明（其或是一种默认的规则），即没有明确规定贴吧的成员必须是“跨性别者/药娘”，这说明共同体意识到这个场域是相对公开化的，相较于偏私密性QQ群组，允许成员自由进出，也希望通过这种半公开化，让顺性别群体正确了解、认识跨性别者/药娘。其次，明确规范成员的行为，二者都涉及禁止出现药品信息以及禁止“劝人入坑”的游说。结合之前“药娘吧”被封的原因，这里再次强调这两项规则，其实更偏向于对共同体外部展示一种态度。因为在实际观察中，后续“天使的花园吧”同样因为管理不善而被关闭。最后，都有明确的惩罚制度，惩罚是规训的一种形式，共同体内部需要一种明确的制度来规范成员的意识与行为。较为不同的是，“天使的花园吧”依据实际情况惩罚，而“变身小可爱吧”一律按照一种渐进过渡的方式管理。

具体分析“天使的花园吧”中各项规则，共同体规约的目标对象有三个维度：第一是作为共同体整体的对外反应，比如第8、12条，依据完全的对立路径，将共同体作为“自我”，外部作为“他者”，自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团结而不同侵犯。对于这一类的惩罚也是所有违禁行为当中最为严苛的；第二是针对共同体内部的管理者，例如第9、11条，着重界定了吧务团队作为管理者的职权范围，以及对管理者自身的规范。这里将管理者独立锚定出来，其实是在共同体内部架立一个中观层面的管控，虽然共同体是无实在的整体，但这些管理者是被共同体赋权的，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其维护整体的利益目标。第三是面向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剩下的规则主要涉及社交、发言等行为层，以“是否存在影响他人的潜在可能性及可能性大小”为界限，分为原则上和原则下两个层次，原则上（如第1、3、6、7等）是可以商量和理解的，这部分主要依靠内部成员的自我协商来解决，而原则下（如第2、5条）是毫无协商余地的，一经发现严格执行。这种分层的方式给共同体成员以较大的意义交流空间，增加其归属感和认同感。

此外，共同体还影响着相关符号的符码原则，例如第1、3条，共同体制定着新的符码规范：用药物名称首字母代替药物；用“药剂师”代称“药娘”，这实际上是与共同体外部协商的结果。如果沿用之前的代称，共同体有可能再一次被解散（虽然最后还是被关闭了），必须要规避这个风险，就要依靠制定新符码。但同时也注意到，即

便是产生了新的符码，也是延续之前符号的连续性成分，比如“药剂师”和“药娘”都有“药”字，都属于一类群体，而且新符码在大部分人的元语言环境中存在较强合理性（药剂师作为一种职业）。因此这种符号的延续性使得共同体能够在协商之余，依旧保持其整体的特质，也易于成员继续维持相应的符号活动，建构共同体的意义。

作为共同体的认同，一方面来自对内的整体规范，另一方面也源于共同体一致对外的反应。三阶段的共同体虚拟场域连续“更名”：药娘吧/第三类天使吧——天使的花园吧——变身小可爱吧，这一行为能看到共同体整体与外部的协商过程，也能体现出共同体符号意义的延续性。首先，从显性到隐性。“药娘”直接表意，方便成员迅速定位并加入，然而被关闭后，这一符号成为违规的内含，只能选用较为隐喻的“第三类天使”（除了男性、女性之外的存在），“天使的花园”是在前者被封闭后，隐含地表达出一种“百花丛生”的包容性，最后“变身小可爱”表达再深一层次的隐晦，而“变身”似乎也是一种双关的表达方式，其中一层传承了“跨性别”的主旨；其次，由符号本身的建构可以看出，“天使”、“小可爱”，在社会文化建构中，是基于中性偏女性化的表达，这能够唤醒共同体认同的意义。

此外，共同体内部成员也会与外部发生冲突，例如平常吧内发生的污名化事件：

楼主 z：贵吧真厉害 竟然怂恿别人切了（生殖器官） 改名叫太监吧吧

回应 d：那也比 100kg 的 hiv 肥宅要好吧【滑稽的表情】

回应 e：那种一级小号发的帖子，真实性不高。还有不好的暗示性。

回应 f：有人怂恿就举报给吧务，针对到个人，不要动不动牵扯到贵吧，大家没这么闲去怂恿别人。

……

（变身小可爱吧，2020 年 2 月 6 日）

应对类似污名化共同体的事件，极少数成员会采用反讽的方式，大部分成员都是正面回应，让其（1）拿出证据；（2）寻找管理者采取措施。从成员的话语策略能够看出，共同体的认同基于成员对规则的认识和遵守，任何违反共同体规则，或无端污蔑共同体，都会被推及在共同体的对立面，被排除在外。

4.3 共建共同体的互动

共同价值和规范，无论是否通过持续的符号活动延承下来，都可以被内部成员进一步协商，集合的成员协商出新的契约式的意义，并将其符码化，继而也会影响作为

共同体的认同。

典型事件例如 2020 年 1 月 31 日，吧务团队的“小吧”g，在深夜独断地进行大批量删帖，引起了吧内成员的强烈反响。很多人主动开新帖，反映、交流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大部分人都表达了疑惑和不满的情绪，其中之前的“老吧主”成员 i 的帖子“关于本次吧被清空一事的始末以及理智分析”阐述较为全面充分，也与其他成员的讨论最多：

吧务 g：考虑最近猎奇党不断增加，刚刚清了贴，如有欠妥请多包含。

开帖回应 h：对于删帖的事反正我的看法也蛮简单的，首先你想要防住那种奇怪的人进来，明摆着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乌托邦式的，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不可否认的吧务出发点是好的……事情做错了就得认，希望吧务出面说明一下，并且说一下本吧未来管理规划，这比单纯删帖招致群批要好的多。

……

开帖回应 i：

希望大家闲来无事定下心来详细看一下，特别是后面我说的几点。

本次事件：2020 年 1 月 31 号晚上左右 ID 为“zhaosj398”的小吧主把变身小可爱吧开吧至今所有老贴删除清空。

我开始是一脸莫名其妙的，……

了解下来，该小吧主是觉得吧内不良风气太多所以决定清空。首先我自己表态吧：这样的做法绝对是欠妥，不对的。然后我马上问了几个玩贴吧的好友，告诉了这件事，只问她们怎么想，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再来说说这个小吧主为什么要清空贴吧，理由如下，摘自群内聊天：这段时间删帖量大增；而且有很多顽固派这几天明显感觉吧内气氛不对了；晚上看了一个说吧要完的帖子，才决心清贴；今天晚上又有猎奇党勾搭药娘，之前有人被他骗了。大致是以上这些。

针对以上这些观点，这里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有人叫我别管了，我这过气老吧主确实都不咋管了，但这么一件标新立异的事情出现，我就自己的观点发表看法，至于贴吧所有药娘直男朋友们怎么看，也欢迎在下面跟贴发表看法。下面重点正文……（以下略）

（变身小可爱，2020 年 2 月 1 日）

成员 i 阐述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贴吧是公共平台，大量删帖不能解决 g 所提出问题；（2）有很多成员在贴吧中留有自己的回忆，这样全盘删除等于

否认大家作出的贡献；（3）不能以“吧内风气不正”、“规避官方封吧”为由删帖，行为的主观性太强，要着重讨论怎样才能够建立完善的内部机制。此外，她还将贴吧与其他自建网站和QQ群组相对比，虽然都是共同体场域，但贴吧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包括低成本、准入门槛低、版面信息分类留存、评论区精彩互动等。此贴的评论区大都对成员i的发言表示赞同，但也有个别人表示质疑：“小吧做的是吧里的意志，是吧里所有吧务的意志，决策的出发点是对的，实施的过程中存在问题，这种和人打交道的事特别是网友，不要一个棍子（打）死，我们遇到问题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再解决问题，一个人不行那就大家一起来，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并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自己认识自己……”（j，变身小可爱吧）。针对成员j的论述，i去进行了举证，说明吧务此次行为并没有进行事前吧务组的商量或充分决策，属于个人行为，进而在这一层，成员们也讨论到“吧务团队”建立的规则是否需要重建等等。

在此次共同体内部管理者和成员的冲突性事件中可以窥见，首先，管理者权威性被时刻挑战。虽然共同体赋权给管理者监控整个场域，但实际上是具有共同目标的成员赋予其这项权力的，一旦其管理行为被成员符码化为“主观的”、“对共同体有所损害的”，内部成员便会对其“问责”；其次，意见领袖能够增进共同体内部的互动性。例如此次事件中的成员i，她在之前就做过老吧主，并且对于事件的分析较为充分完整，被其他成员符码化为一类“引导者”。意见领袖因其理性和已有经验的发言，作为能够与管理者抗衡的中观符号，代表着成员的整体意见，其他成员也能够用“+1”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支持，增进共同体内部认同的互动。最后，共同体的话语是互动性共建的。尤其是面对冲突性事件时，“论点——证明——质疑——举证”这一系列过程是动态且多层次的，论点符码化多个隐藏的事实，每个事实都有可能被质疑，当内部成员不断依据先前事实的元语言，建构新的事实时，就增加了成员互动的可能性。如此循环下去，最终共同体认同在某一横向维度达成，属于共同体的话语策略就被新的规范制定，这一话语也就有可能再一次挑战着管理者的权威，甚至挑战共同体旧有的规则，在纵向上又再一次增进了互动性的可能，形成动态的建构状态。

5 个体与共同体认同

跨性别者由于早期性别认同的不确定性，通过网络建立或找寻并融入相应的跨性别共同体，个体的性别认同依托共同体认同的归属感，个体的身份转化为“成员”，进而在与其他成员的意义互动中建构着共同体。然而个体仍然是有所差别的，这种差别反映在与共同体的状态关系为：强连接、弱连接和断裂。

5.1 共同体内的个体差异

跨性别共同体内部成员个体自身条件、性别认同阶段、情绪状态等有所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会导致在各个维度上出现话语的“强-弱”关系，甚至形成一种潜在的“歧视链”，“药娘吧”中的一些精华帖文就道出一二：“药娘圈、TS圈【Transsexual圈】其实和女装子、伪娘圈没什么区别。有颜值的，歧视没颜值的；有钱的，歧视没钱的；家长党炫耀；天赋党自认为高贵，还有乱嗑糖的，随便嗑糖后悔的”（y，药娘吧）。通常情况下，“天赋党”会成为金字塔顶尖的人群，她们生来自然就具有许多“女性气质”，包括长相清秀、身体毛发稀少、喉结隐蔽、声音纤细等，几乎不需要过多的激素治疗，就能达到大部分人吃药很久才能到达的变化程度；“家长党”特指家中经济背景殷实，且/或父母对自己“改变生理性别”的诉求，抱持着支持/默许的态度；“嗑糖”，意味着主动服用继续治疗类药物。

通过观察及符码化分析，能够得到一些结论：其一，共同体的圈层化。跨性别共同体是存在的，但其中又存在着分属的次级圈层，例如人数较多的“药娘圈”，这些圈层的符码化能够证明其本身的意义就是确定的，又共同建构着整个共同体的意义。其二，圈层内的标志化，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共同体，抑或是共同体的次级圈层，都存在着一套话语的强弱关系链。首先是成员分类标志化，每一类个体都被贴上相应的标签（天赋党、家长党），处于突出的“强能力者”话语地位较高，表现为可引起互动性较为密集（受欢迎或有争议点）。然而这其实也真正模糊了属于个体化的实践，将共同体内成员以分类的方式对立分属，潜在地激化了内部焦虑和矛盾。其次是将行为标志化，突出的行为是“嗑糖”。一方面将“药”比作“糖”，增加了规避风险（共同体衰落）的可能性，更加强调了文本的隐喻性：没有吃药的苦，何来吃糖的甜？——跨性别是需要付出生理和心理成本的，最终才能收获一致性认同，进一步来说，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另一方面，“是否嗑糖”成为是否能够真正被共同体准入的潜在标准。结合笔者的观察，虽然共同体规约和其话语形象为“不轻易嗑糖/不劝人嗑糖”，但这背后确

定的缺席是“只有嗑糖，才能成为我们的一员”，这个准入规则是一种被迫式的主动选择，稳固共同体意义的同时也消解了共同体成员对某一特定成员的责任。

5.2 归属：个体与共同体连接

跨性别共同体的存在使跨性别者寻找到一种归属感，并自主与其产生连接的关系。由于具有类似的经历和心境，她们会迅速地融入共同体，并开始遵守共同体的规范，参与共同体内的文化实践，进而对其产生一种集体意义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当然也会对个体认同产生相应影响。

进入共同体之后，“前辈们”会很热情地给她们普及一些注意事项，相互之间也会保持长期交流和沟通互动性，甚至即使知道对方是陌生人，在遇到其经济上或心理上有难处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做到倾囊相助。“我给过（钱），准确说是被骗过，1000多，最后发现她在空间发去日本旅游的；还去火车站接过人，离家出走的，不过最后还是没接到”（A，2018年6月9日）。不仅如此，她们还会表现出对于共同体的忠诚，希望共同体场域的内外之间有着明晰的界限，贴吧中经常会有人发帖吐槽或劝告其他人“不要随便入圈”，在前期采访时，部分“药娘”对顺性别者有着相对强烈的排外感，“除非你混这个圈子，（要不然）很多事情太复杂了，说不清”（C，2018年6月9日）。跨性别者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与共同体的关系有着差异化状态：一类属于强连接，其作用对象是类似“想象的共同体”，并不仅仅依靠任何指向性、固定的虚拟场域或实在，而是纯粹出于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强烈归属感，多数情况下会排斥顺性别者；另一类属于弱连接状态，这一类成员对共同体有认同，但需要特定的指向，以维持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随时有断裂的可能。

再者，跨性别共同体为个体提供建构特殊话语的场域，主要包括性别以及“类二次元”。共同体内性别话语的建构，与个体性别认同将“性别”符码化相类似，贴吧内经常出现关于“如何才能成为标志性女生”的主题讨论，很多人寻求前辈们的经验，例如“求推荐脱毛仪”（x，药娘吧）、“如果能变好看些就好了”（w，变身小可爱吧）。此外，经常会有跨性别者将“自拍照”发帖，照片多以主动分享女性化成功的经验（毛发、妆容改变及声音训练等）为主，这种互动行为在个体层面是在刻画“虚拟的自我”，通过表演的仪式隐蔽“真实的我”，将自己的形象、状态片段化处理，记录自我状态的同时也在寻求其他成员的肯认；在共同体层面，是在固化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即成员们都“应该”成为“标志性女生”，共建性别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化为潜在的共同体准入规则。

共同体内“类二次元”话语的建构尤为突出。首先，之所以界定为“类二次元”，是因为发现多数成员（而非全部）所使用的虚拟头像和表情包，都属于日本动漫中的（女

性)人物形象。二次元文化是在以 ACGN^①为主要载体的二维平面世界中,由二次元群体所形成的拥有独特价值观与理念的一种文化(靳萱,2018)，“二次元谁不喜欢呢,毕竟那些动漫角色的性格,就是按照讨人喜欢(的风格)塑造出来的”(S,2018年6月9日)。其次,通过爬梳多名成员所关注的社区,能够发现很多“药娘”同时也是二次元群体的成员,她们在网络中有着多个社区的成员身份,同样也是两类社区的交集。在“药娘”共同体中,也会出现类似二次元的多模态建构(例如二次元的表情包),这实际上是两种亚文化圈层的重合性,成员在用另一种亚文化圈层的话语建构新的共同体,以一种重构抵抗的姿态对待主流文化。最后,二次元的动漫形象是典型的“拟像”(Baudrillard,1981;1994),这类符号并没有真实的实在,而是一种虚拟的,且能够被无限复制的存在。符码化解构成员内部的虚拟头像及所使用的相关表情包,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女性的、可爱的、纯真的,成为“药娘”集体意向的投射,被她们用作自己化身/avatar)。如果再进一步来说,这种虚拟形象已经代替实在成为成员心中的“真实”,她们相信它并且以之为接近的目标,然而真正的实在永远无法达成,这种“超真实”已经代替了性别的“真实”,让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过这也是个体/共同体在现实中无法跨越的鸿沟。

5.3 自我：个体与共同体断裂

从贴吧的吧规可以窥见,跨性别者在服药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会变得较为敏感,使得共同体中的议题具有高度同质的争议性(抑郁、自杀、和家庭的纠纷等),这会在相互的交流过程中再生产焦虑和压抑的情绪,因此很多个体都开始和共同体发生**断裂**的行为,她们会选择屏蔽或退出群组,“所以我以前是混圈的,但是现在不混了。这个圈子真的不是一般的负能量爆炸,隔三差五有人闹自杀。你说你管吧,没能力;不管吧,你心里过意不去。成吧,只能看不到得了,没办法”(B,2018年6月12日)。

k:吃药十年,从出柜到手术,漫长的思想斗争,看不到终点的自我救赎之旅。经历了那么多,切身总结出一个道理:别人根本不在乎你性别,他们只在乎你是否对他们有价值。在乎你性别的你是自己。完全都是自己在折磨自己。是你自己认为别人不把你当成某个你期望的性别,从而使你整天陷入被迫害的妄想。你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妄想让别人把你当成某个性别某种意义的化身,这是做梦……适可而止吧,不要沉沦不前,一切压力都是你自己给自己施加的……真正在乎你的人是自己的

① ACGN,即英文 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的缩写。

至亲，你亏欠他们很多，恐怕这辈子都还不完……即使一辈子没达成某个愿望也未必是件坏事，遗憾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遗憾的人生不是真实的人生，而是虚假的人生、凭脑洞想象出来的人生！重要的是你这个人是否学会接纳遗憾。

(k, 天使的花园吧)

跨性别者会将共同体视为一种能够“做真实的自己”的场域，而在现实生活中因性别认同产生的焦虑、抑郁等，在虚拟社区中会更多地被话语建构并表达出来。因而共同体中过多负面情绪的积聚，会让群体内的个体遭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原本自身的性别认同就已经产生很大副作用，却仍要在共同体内分担其他人的苦恼和困惑。因此这种建构的共同体负面情绪，同样会影响到每个个体，激发个体的前文本记忆，使得这种情绪被内螺旋化，意义成为一种反向力量，驱使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断裂。

由此，个体会和其他个体、共同体相互连接，通过彼此之间意义的交换和再生产，圈定共同体内部的规范和其边界，随之形成对于共同体的认同，进而会影响到其个体的性别认同。然而，由于共同体内特殊议题的同质性等原因，很多个体会选择与共同体之间相互决裂，这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个体性别认同的塑成过程，即通过断裂来建立对立关系，保持自我的“主体性”，认清自我。

6 结论

技术驱动媒介迅速变革，移动互联的发展早已消磨“线上”和“线下”的分野，人们不断沉浸于各类信息，似乎也对此司空见惯，媒介化的生活推动着其他社会建制的转变，同时也重新建构着认同的形式与意义。

性别认同——很多人不曾沉思过的“自我片段”，迫使多数跨性别者在成长阶段经历困惑、痛苦和敏感，面对不同时期相异的场域关系，其需要时刻调节自我应对策略，采取相应的认同实践。其中，基于互联网的跨性别共同体，是个体确定“跨性别”的关键场域，内部成员也于此通过互动性的传播实践，共建共同体意义。

跨性别者正在寻求摆脱边缘化、污名化和奇观化，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方法及策略，然而透过传播符号学分析，“跨性别”的意义是否能够真正具身主体，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和探讨。

6.1 性别认同是动态的实践过程

依循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和安排的，当我们在世界上诞生的那一刻，便被指派为“男性”或“女性”，这种生理的身份“理所当然”地确定了，而社会系统也有着相应的性别表现与行为准则，要求人们不断将其内化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循环往复达到稳固的状态。

首先，伴随成长的不同阶段，跨性别者会采取相应的性别认同策略。（1）孩童时期，个体对于性别没有概念和认识，处于“无意识规避认同”的状态，这时候主要是父母等归属关系在家庭场域中，不断将性别“男-女”二元对立符码化，为个体组织材料，让其学习内化，增进对性别的认知；（2）进入青春期前后，第二性征开始发育，当个体发现自己对身体的变化自在地生发厌恶、逃避心理时，便对性别认同产生短暂抗拒，有意识地选择逃避，并且将自我与社会建构割裂开来。这种割裂状态无法一直维持，囿于之前不断内化的“男-女”非此即彼二分法，心理无法认同生理性别，因此必然通过跨性别来寻求认同的一致性；（3）跨性别作为性别认同一致的方式，当个体产生这种观念，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确认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才能将这一观念落地化，因此开始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和知识，此时是在进行主动性知识学习。弥补性别认同信息差的同时，跨性别者依赖网络寻找到与自己情况、想法一致的个体或群体，这给其带来了一定的归属感，也看到了实现性别认同一致的合理性。紧接着，经过观察、沟通等知识获取的途径，个体开始进行跨性别的认同实践，一方面通过激素治疗

观察生理变化，另一方面也开始改变外在表现，包括面貌、装扮等等，真正进入身心一致的转变过程。

其次，性别认同传播实践的主要关系场域为家庭和共同体。个体的跨性别实践过程较为漫长，除了需要周期性注意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避免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还要处理社会关系，（1）最主要的就是家庭关系，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个体性别认同的进程，一般采取的策略是由隐蔽进入对抗或协商，最终被冷处理或保持对话；（2）需要处理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此时具有经验的个体在共同体场域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大，会遇到潜在的跨性别者，对其尝试互动分享自身的知识和信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个体进行跨性别实践并将这类实践固化为日常经验，此时其性别认同已经达成一致，共同体成员的角色对个体来说不是必要的，因此个体也有可能自主脱离共同体，与其断裂。

基于此，性别认同并不是被“分配”生理性别后就一蹴而就的，而是个体长期动态实践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性别认同的稳固有可能经历挣扎、反思和否定，个体的性别认同前提是性别意识的确立，并在确立后为这种合理性持续性实践，这是一个漫长而且需要反复确认的过程，跨性别者只是将其中的反思显性化，在每个恰好的关键节点评估自己出现不一致的状态，转而达成认知上的协同。第二，性别认同是内卷在关系中的，认同是在识别“镜中自我”，个体期望的性别认同一致性，除了自身实践建构其意义，还需要寻求社会关系（既有关系）、家庭关系（归属关系）对于这一意义的肯认，面对不同的关系类型和关系场景，需要在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话语和策略，这是需要双方共同协商沟通的。

6.2 跨性别共同体是认同的把关环节

共同体是一定数量的个体行动者，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进行意义的实践而建构的集合。跨性别共同体是虚拟共同体，不同于传统共同体和现代共同体，它并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是依靠纯粹的认同归属感而建立，属于“数字化的原始聚落”。

一方面，基于“抗拒性认同”形成的跨性别共同体，通过内部成员互动性话语实践及其符码协商，建构共同体意义认同。首先，其试图与污名化、奇观化抗衡，在被多次强制关闭相关社区的情况下，选择改变话语策略重建新的场域，在保持符号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之余，协商符码，建构新的集体意义；其次进一步在共同体内部将成员分为三个圈层：非成员、内部管理者、所有成员，便于结构化管理，并且对于每个类属的行径有着明确的惩罚制度；最后，共同体内部并没有绝对的权威，而且保持意见领袖的灵活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成员进行互动性的传播实践，共同体进而通过这种

互动性话语共建认同。

另一方面，共同体认同的建构，实际上也为个体的性别认同把关。跨性别共同体的意义展演，使个体浸入同时反思自我是否为“跨性别”，也使确定的跨性别者在共同体关系中衡量整体性“自我”缺失/完整的度。其一共同体虽然相对公开，但对成员的准入有着严苛的隐性条件，即是否“嗑糖”（吃药）。在共同体规则中，多次提到激素治疗的风险，然而这背后的隐喻则为，只有真正付出跨性别的实践，才能真正融入到共同体中，甚至在其中能够获得较大的话语权。此外，在一定意义上，也会使得某些原本出于好奇想要尝试的人，提前被共同体把关在外；其二个体在共同体生活中确认性别认同一致性程度。跨性别共同体中个体成员有所差异，圈层化会影响成员和共同体之间维系的程度：强连接或弱连接，而且当个体的性别认同已确认达成一致后，如果察觉到共同体的内部状态会影响到自我“主体性”建构，会通过与其坚决断裂来独立自我。

6.3 传播符号解构的“跨性别”：固化性别框架

“跨性别”概念有一个潜在前提，是将“性别”解构为“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在这个意义上挑战了性别的顺从性和单向性，但是从传播符号的角度洞悉跨性别者及其共同体的认同实践，“跨性别”并没有打破性别的“男-女”二元对立框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这种对立。

首先，跨性别者个体将“性别特征”符码化，并持续认同实践巩固。由于将社会文化建构的根深蒂固的性别差异不断内化，她们认为跨性别的实践是，需要完全将自己的外在特征、行为表现等极端地“跨越到”另一端性别单位中。因此在进行激素治疗的同时，持续性要求自己在硬性特征（毛发、皮肤等）和软性特征（嗓音、性格、装扮等）上，与不同于生理性别的另一端保持一致，将性别认同一致性的达成，看作是彻底“纠正”过程。这虽然能够在操作上有明确的目标，然而却仍在符码化“性别特征”，加深了本就被建构的性别的刻板印象，继而也巩固了性别的二元对立框架。

其次，共同体内部圈层分野和性别话语实践固化，使跨性别实践具有同质性。跨性别者个体化的认同实践，是处于不同阶段和不同状态的，但是固化的“本应该”，迫使这种个体化差异成为一种共同体圈层内的标志化，将成员个体分类标志，由此产生了“强-弱”对比明显的歧视链。另一方面，个体将符码化的性别对立话语应用在共同体场域之中，继而进入到共同体意义的建构中，成为隐性的潜在规则，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导致模糊个体化实践的意义，将跨性别实践规范化、“同一化”。

然而，性别认同本质应是主体差异化的（传播）实践探索。事实上，依循后现代

主义的观点，经由科学的帮助以及自身的经验，性别是个体化的认同实践。性别框架昭示的性别气质，只是一种参考性依托，最终个体是在持续性实践中，不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完整自我的。当然，这并不是在说，“跨性别”如果仅仅是在“男-女”对立框架内实现两端性别单位的转化，是完全不正确的，而是个体可以选择不先验性地，将性别框架作为寻找自己的桎梏，要自己完全性地依循某种规则按部就班，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背道而驰，甚至消解性别认同建构的意义。“跨性别”的意义，在更深刻层面上，是一种“超越性别”的意义，个体/共同体认同实践探索的是自我精神（mental）与身体（physical）的协同性与协调性，以达到某种趋于稳定的状态。

6.4 研究不足和展望

首先，跨性别者和跨性别共同体虽然较为边缘，但其中仍有着不同的次级类属，困于笔者的学识和研究精力，着重选取较为典型的跨性别女性“药娘”群体进行考察，此样本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因此，文中所及的“跨性别共同体”的概念，具有适用性限制，对于其理论性补充，还需要后续的研究者在不同的语境下实践检验，希望对性少数群体有更多的学术关怀。

其次，基于研究问题和重点的限制，主要从性别认同的方面讨论跨性别者、跨性别共同体的认同，加之笔者自身是顺性别者，在尊重该群体规范的情况下，无法扎根到更为私密群组内观察记录，沉浸式视角受限，因此所能辐射到的跨性别者较为有限，难以深入了解跨性别者的个体化经验，例如个体在网络上其他圈层/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是否会与性别认同相关，其关联程度如何？期待日后的研究能够深入到个体差异化的认同圈层，使性别认同的维度更多元，更立体。

最后，本文采用传播符号学视角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着重窥见的是跨性别者、跨性别共同体的传播实践，进而从传播实践看待认同意义的建构。虽然传播符号学突出了符号的开放性及交流性目的，对于本研究适用，但符号是无法在横向上面面俱到的，且纵向来看，很多共同体内的互动性传播实践，现阶段无法用符号锚定，因此需要更加长期和全面的观察，才能挖掘出更多的意义建构。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1]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 【德】伍多·库卡茨.质性文本分析:方法、实践与软件使用指南[M].朱智勇,范晓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 [3]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 [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5]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
- [6] 【美】罗伯特·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M].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 [7]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8]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9] 【美】雪莉·特克.虚拟化身:网络时代的身份认同[M].谭天,吴佳真译.台湾: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
- [10]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1] Rebecca Reilly-Cooper.性别不是连续谱,然而我们还是要打倒它
[EB/OL].<https://www.huxiu.com/article/288250.html>,2019-03-11.
- [12] UNDP.亚太跨性别健康蓝图: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跨性别者及其社群提供完善照护之构想[R],2015.
- [13] 白阳南.农民工微信使用与虚拟乡村共同体塑造——以豫东C村微信群为例[D].武汉大学,2018.
- [14]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性恋中心.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R].北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
- [15] 车文博.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16] 陈宁,冯莉.跨性别群体的媒介生存境遇和传播策略[J].文学与文化,2018(03):113-117.
- [17] 陈吴康.跨性别女性人群的人群特征及HIV感染状况研究[D].山东大学,2016.
- [18] 池英姿.从性别操演角度看西方文学中的跨性别现象[D].河北大学,2016.
- [19] 董海滨.复杂视角下的文化身份——跨文化传播学诠释学派文化身份理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6(06):156-162.

- [20] 方刚.多元的性/别[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 [21] 冯月季.传播符号学教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 [22] 高崇,李敏.虚拟民族志在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以对“SZ 人在北京”QQ 群组的研究为例[J].青年记者,2015(02):11-12.
- [23] 郭建斌.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J].新闻大学,2003(02): 42-45.
- [24]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 (ICD-11) 中文版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52号】
[EB/OL].<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1812/14caf755107c43d2881905a8d4f44ed2.shtml>, 2018-12-14.
- [25] 贺建平,余志平.建构与认同:电视广告的女性身份解读[J].电影评介,2007,(06):62-63.
- [26] 胡百精,李由君.互联网与共同体的进化[J].新闻大学,2016(01):87-95+149-150.
- [27] 胡翼青,杨馨.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缘起:传播学视野中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J].新闻大学,2017(06):96-103+154.
- [28] 江一凡.话语与策略——上海市跨性别群体的一项质性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7.
- [29] 靳萱.中国二次元文化传播流变研究 (1993-2017) [D].西南大学,2018.
- [30] 黎芸.网络民族志方法及应用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9.
- [31] 李晗,王良滨.我国跨性别人群权利困境的调查研究[J].中国卫生法制,2019,27(01):14-18+34.
- [32] 李晗.我国跨性别人群平等健康权法律问题研究[D].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
- [33] 李静.变性手术技术的哲学审视[D].华中科技大学,2016.
- [34] 李明,周梦青.虚拟社区中 ACG 爱好群体的区隔建构——基于 stage1st 论坛动漫区的虚拟民族志研究[J].新闻大学,2018(03): 67-83+149-150.
- [35] 李甜甜.网络传播中的酷儿身份认同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 [36]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37] 刘振中.从易性症的病因看性别认同的先天后天之争[J].中国性学,2011,20(02):34-36+41.
- [38] 吕翠霞,张晓菲,傅继华.跨性别女性人群心理特征及相关行为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12):1638-1641.
- [39] 吕娜.跨性别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4.
- [40] 喵一喵.“药娘”引热议，这到底是个什么群体?[EB/OL].https://www.sohu.com/a/248387445_377326.,2018-08-17.
- [41] 倪蒹葭.跨性别者的生存自白：身体器官不能决定我的性别
[EB/OL].<https://news.ifeng.com/c/7ig6BbShKLI>,2018-12-16.
- [42] 彭兰.从社区到社会网络——一种互联网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J].国际新闻界,2009,(05):87-92.

- [43] 孙双.主体建构视角下的性属实践研究[D].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5.
- [44] 陶德佳.性少数人群生活世界的建构研究[D].云南大学,2010.
- [45] 汪浪.性别认同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综述[J].太原学院学报(自然科版),2016,34(04):22-26.
- [46] 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50-53.
- [47] 吴春燕.关于性别医疗变更行为的法律思考[J].现代法学,2007(03):118-123.
- [48] 肖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J].学术研究,2016(11):42-48.
- [49] 肖珺,张驰.短视频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叙事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0(03):24-31.
- [50] 谢欢.IP剧的意义生产与粉丝的身份认同[D].西南政法大学,2017.
- [51] 熊一丹.网络社区与跨性别者的身份认同——以 Facebook 某跨性别者小组为例[J].新闻传播,2014(09):120-121.
- [52] 杨皓.跨性别者:灵魂装错了身体[J].检察风云,2017(20):37-39.
- [53] 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载刘军宁等.自由与社群[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54]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21-27.
- [55] 张旭茜.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及其伦理启示[D].华中师范大学,2017.
- [56]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6,14(3):475-480.
- [57] 张媛.网络民族志:时空、身份和真实性的伦理反思[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9(02):118-130.
- [58] 赵鸿燕,林媛.对北京奥运象征符号的跨文化解读[J].当代传播,2009(04):38-40.
- [59] 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J].国际新闻界,2017,39(06):87-104.
- [60] 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61] 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62] 赵毅衡.回到皮尔斯[J].符号与传媒,2014(02):1-12.
- [63]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64] 祝颖,张梦.身份认同视野下耽美迷群的网媒使用——以百度腐女贴吧为例[J].新闻世界,2015(11):133-134.

英文文献:

- [65]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M]. London: Allen Lane, 1969.
- [66] Bauerband, L.A., Galupo, M.P.. The Gender Identity Reflection and Ruminat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J].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2014, 92(2):219-231.
- [67] Boyer, C.R., Galupo, M.P.. Transgender Friendship Profiles: Patterns Across Gender Identity and

- LGBT Affiliation[J]. *Gender Issues*, 2017, 35(10):1-18.
- [68]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10th anniversary ed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69] Byron, P., Robards, B., Hanckel, B., et al.. “Hey, I’m Having These Experiences”: Tumblr Use and Young People’s Queer (Dis)conn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328036). 2019,13:2239-2259.
- [70] Cavalcante, A.. “I Did It All Online:” Transgender identity and the management of everyday life[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16, 33(1):109-122.
- [71] Christensena, Kasper, Liland, Kristian Hovde, et al. Mining Online Community Data: The Nature of Ideas in Online Communities[J].*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2017,(62):246-256.
- [72] Conron, Kerith J., Scott, G., Stowell, Grace Sterling. Transgender Health in Massachusetts: Results From a Household Probability Sample of Adults[J]. *Am J Public Health*, 2012, 102(1):118-122.
- [73] Cover, R. Memorialising Queer Community: Digital Media, Subjectivity and the Lost Gay # Archives of Social Networking.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8/1/07-current),2019,170(1):126-135.
- [74] Dame, Avery. Making a name for yourself: tagging as transgender ontological practice on Tumblr[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16, 33(1):23-37.
- [75]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83.
- [76] Edenfield, Avery C., Colton, Jared S., Holmes, Steve. Always Already Geopoitical: Trans Health Care and Global Tactical Technical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 Communication*,2019,(4):433-457.
- [77] Egan, S.K., Perry, D.G.. Gender Identity: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with Implications for Psychosocial Adjustment[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1, 37(4):451-463.
- [78] EunKyung Lee. Formation of A Talking Space and Gender Discourses in Digital Diaspora Space: Case of A Female Korean Im/migrants Online Community in the USA[J].*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3,(5),472-488.
- [79] Ey, Lesley-Anne. Sexualised Music Media and Children’s Gender Role and Self-identity Development: A Four-phase Study[J]. *Sex Education*, 2016,16(6):634-648.
- [80] Hanckel, B., Vivienne, S., Byron, P., Robards B, et al. “That’s not necessarily for them”: LGBTIQ+ Young People, Social Media Platform Affordances and Identity Cur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2019,41(8):1261-1278.
- [81] Harding, 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82] Hardy, Teresa L.D., Boliek, Carol A., et al. Pretreatment Acoustic Predictors of Gender, Femininity, and Naturalness Ratings in Individuals With Male-to-Female Gender Ident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2016,(25):125- 137.

[83] Hooson, Davi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M]. Oxford: Blackwell, 1994.

[84] Horvath, Keith J., Iantaffia, Alex, Greya, J.A., et al.. A Review of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Transgender-Related Webpages[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2, 27(5):p.457-466.

[85] Jackson, S.J., Bailey, M., Foucault, Welles B.. #GirlsLikeUs: Trans Advocacy and Community Building Online[J]. New Media & Society, 2017:146144481770927.

[86] Jakobson, Roma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 and Poetics[J]. Style in Language,1960,1(2):53-56.

[87] Kornienko, O., Santos, C.E., Martin, C.L., et al. Peer Influence on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6, 52(10):1578-1592.

[88] Lacan, Jacque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Psychoanalysis[M]. New York: Norton, 1989.

[89] Liszka, James Jakób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emeiotic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90] Lucio Jr., W., Riforgiate, S.E.. Coll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in LGBT Leadership: Sharing the Vision. Ohio Communication Journal,2019:115-131.

[91] Lysloff, R.T.A.. Musical Community on the Internet: An On-Line Ethnography[J].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03, 18(2):233-263.

[92] Mai, Huynh Thi Xuan, Olsen, Svein Otta. Consumer Participation in Virtual Communities: The Role of Personal Values and Personali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2015,(2):144-164.

[93] Maury, Irene Tamí, Brown, Louis.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Through Virtu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 Healthcare,2017,(3):188-194.

[94] Moi, Toril. Sex, Gender and the Bod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95] Nagoshi, Julie L., Brzuzy, Stephan/ie. Transgender Theory: Embody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Woman and Social Work, 2010, 25(4):431-443.

[96] Nuno, P., Carla, M.. Gender Trajectories: Transsexual People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ir Gender Identities[J].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5.

[97] Nuru, A.K.. Between Layers: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cative Negotiation of Conflicting Identities by Transgender Individuals[J].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4, 65(3):281-297.

[98] Nuttbrock, L.A., Bockting, W.O., Hwahng,S., et al. Gender Identity Affirmation Among Male-to-female Transgender Persons: A Life Course Analysis across Types of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al/lifestyle Factors[J].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2009, 24(2):108-125.

[99] Peirce, C.S..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2) [C], Edited by Houser, Nathan & Christian J. W. Kloes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

- [100] Peirce, Charles S., Welby. Welby-Geogory V. Semiotics and Signific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 S. Peirce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M]. Edited by Charles S. Hardwick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ames Cook. Blooming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196-197.
- [101] Programme U N D .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J].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2.
- [102] Reisner, Sari L., Biello, K., Rosenberger, J.G., et al. Using a Two-Step Method to Measure Transgender Identity in Latin America/the Caribbean, Portugal, and Spain[J].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014, 43(8):1503-1514.
- [103] Robbins, C.K., Mcgowan, B.L.. Intersection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J]. 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s, 2016, 2016(154):71-83.
- [104] Rood, B.A., Maroney, M.R., Puckett, J.A., et al. Identity concealment in transgender adults: A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minority stress and gender affirm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17, 87(6):704-713.
- [105] Vanhaisma, P. Digital LGBTQ Archives as Sites of Public Memory and Pedagogy. Rhetoric & Public Affairs, 2019, 22(2):253-280.
- [106] Wagner, Phillip E., Kundel, Adrienne, Compton, B.I..(Trans)lating Identity: Exploring Discursive Strategies for Navigating the Tensions of Identity Gaps[J].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6, 64(3):251-272.
- [107] Webster, L.. “I am I”: Self-constructed Transgender Identities in Internet-mediated Forum Communi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9, 2019(256):129-146.